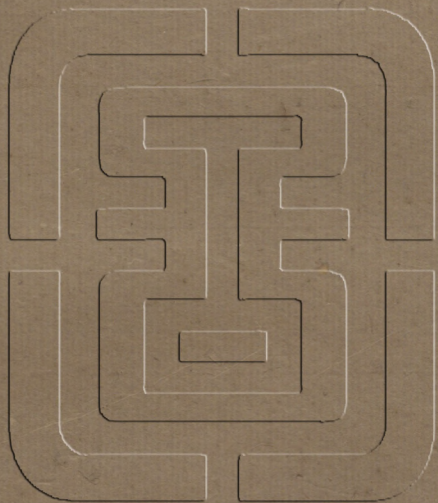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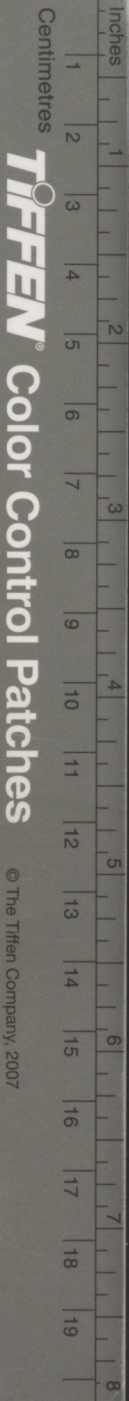


23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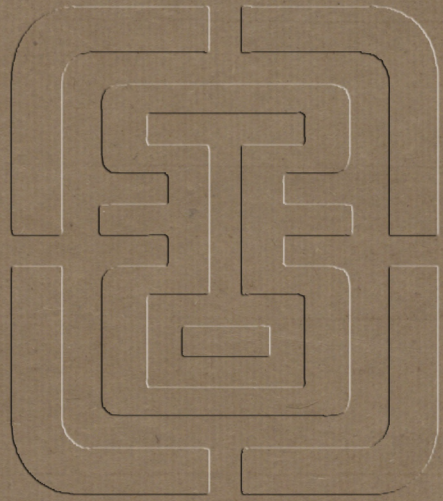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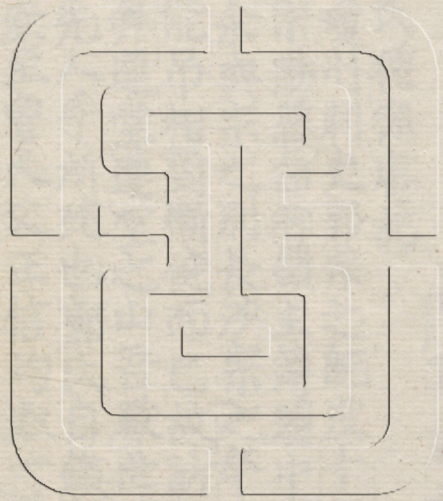
水心先生文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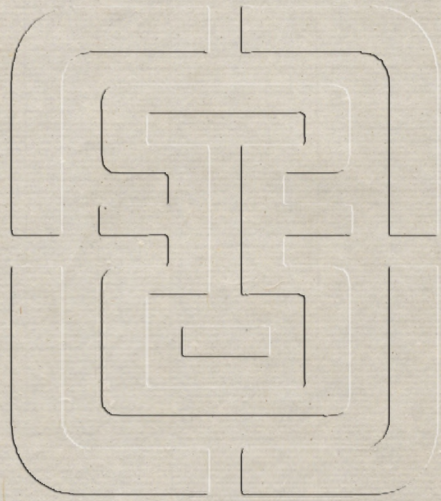
四



Blue Cyan Green Yellow Red Magenta White 3/Color Black







水心先生文集卷之十一

記

郭氏種德庵記

章貢黎諒編集

前集

余同年友瓊州刺史郭宗之既沒十年子森卿用舉者五人知崇陽縣岳卿鎖主簿聽中乙科皆會余容成之陽始余與宗之別長沙宗之卒而余有大戚不暇哭又不能吊相對慚惋而已故訪其家事甚詳森卿曰先人葬蓮堂蓮堂之山吾數世墳墓所藏也並墓之廬吾先人手所建也郭氏自鎮將傳祀三百約而久勞而安至曾大父正信均淑一縣所取平也大父施捨惠助一鄉所倚成也而後先人士以文顯吏以善最然而端直寡偶不視時向背縮斂自愛不倚

勢進趨每曰吾欲先世流澤常在子孫使墳墓永有
蔭託爾奚以多爲故廬上之題我兄弟以種德爲之
名者先人之志也余聞而歎曰允哉夫家非德不興
德非種不成雖一人之家未嘗不與天地同其長久
所以不能者天地種之而人毀之也人之所就未豪
末而以丘山之心承之爲益幾何然則謙者種之盈
者毀之也我可以得彼豈可以喪一夫攘臂萬人裂
其肘矣然則讓者種之爭者毀之也義勇而先利怯
而後君子也小人反是然則廉者種之貪者毀之也
冥升疾走轡必失御必蹙徐行安步神乃泰氣乃舒
然則退者種之進者毀之也爲其厚不爲其薄治於
已不治於人寧散無積寧儉無怵皆所以種而不敢

毀也朝種暮穫市人之德也時種歲穫農夫之德也
種不求穫不敢毀不敢成聖賢之德也冲漢之際萬
理炳然種者常福毀者常禍天地之德也郭氏其知
所以種矣知所以種則知德矣嘉定八年十一月

信州重修學記

余記教授廳之明年施君應龍大修學君用學法肄
士士初不便已而出論語孟子書交問更質指中庸
大學爲之歸益以司馬氏通鑑士乃附悅有躍於心
相率請曰先生惠教以遠者使變而至道厚矣然惟
此學始元豐餘十紀摧剝行盡身且不庇教於何立
君患之復召鄭著余鳳約歲損食命工先木相次信
二守東方兩使屬縣長助各有差使楊夢庚鄭連諸

葛褒撤像殿之壤十六飾加彤朱作論堂櫺星門崇
大於舊偃植之敝尺以上悉易以成材上瓦下磚楹
間之門牖無不重整祭之豆籩冠珮章甫無不新設
噫亦勞甚矣始余以師之室廬非師之責也今併第
子之室廬亦師之責矣古今固異事也及其成功一
而已渠古之是今之非哉施君於是則可以教矣昔
孔子歎材難而舜止五臣周之亂臣僅九人焉孟子
亦言由堯舜至於孔子見聞之際彰彰乎莫之企及
也道之凝聚顯發此最其盛者然而本之爲中庸固
天所以降命乎我爾要之爲大學固物所以會通乎
我爾性合而中物至於和獨聖賢哉乃千萬人同有
也何孔孟所稱稀闊而不多歟由孔孟至於今又加

久矣其可稱者何寥沉而不繼歟嗚呼安得不博類
廣倫以明之畢躬殫力以奉之歟此師友之教問學
之講所以窮無窮極無極也雖然有一於此方周衰
不復取士凍餓甚者幾不活矣孔孟不以其不取而
不教也孔孟之徒不以其不取而不學也道在焉故
也後世取士矣師視其取而後教之士視其取而後
學之夫道不以取而後存也故愈微然則教其所不
取施君勉諸學其所不取信之士勉諸嘉定九年正月

長溪修學記

縣初設學不置糧士雖居不能食也先令黃君龜明
自出新意分釐收拾良苦然後始得食而學屋百楹
又破漏傾側幾壞幾墮則雖食將不能居今令江君

嗣祖治多暇日徑來坐直舍斤鋸不煩役徒不囂而
壞者忽成墮者忽隆則居與食皆遂矣其爲士者歎
曰自慶曆後爲今何啻數十獨二君有功於學賴以
久存而江君勇於爲民凡可以自力而利其人者不
待告請常先事率作無怠古人所謂心誠求之非緣
飾學校以美其名也故相與謀而誌記於余至五六
要必得乃止曰吾欲使後讀是記者思其令不忍忘
爾惟長溪彌亘山海最巨邑宦游滿天下廉村薛氏
舉進士爲閩越首赤岸尤盛往年迎蜀人師先生于
金臺寺事之如古游夏之倚其言論風指皆世守之
先生歿即寺建祠正歲若諱日必奠謁成禮冠者童
子皆在丙子踰一周敬恭不衰蓋其俗樸而專和而

靖其士繹於文而厚於質既能思其師而不忍忘固
宜思其令而不忍忘也夫師之不忘以道令之不忘
以政三代遠矣今有政而不由學孔孟遠矣師有道
而不知統也學非一日之積也道豈一世而成哉理
無形也因潤澤浹洽而後著此允之所以貴講習也
其始若可越其久乃不可測其大至於無能名皆由
悅來也江君盍揭先生而祠於學以慰其父兄之思
擇士之知倫類統紀者主其子弟以繼先生之道使
習而愈悅久而愈成是先生因令而愈不忘也是令
與先生交相爲不忘也嘉定九年十一月

温州社稷記

社土也稷穀也非土不生非穀不育國始建則壇以

祀示民有命也風雲雷雨隨地而興禾黍菽麥隨種而生神明之所由出至嚴至敬不敢忽也怪誕誣誕之說起乞哀於老佛聽役於鬼魅巨而龍罔微而鱗蜎執水旱之柄擅豐凶之權視社稷無爲也嗚呼豈民悖而不知禮哉乃長吏導之非其義也蓋温州之社稷昔者莫能詳矣某自童年見其壇陞頽缺旁無四墉蔽屋三楹飲博嬉遨聚焉祭且至徐薤弗蔓草燔燎甫畢已叢生過其舊矣地氣一不應浮屠之普覺行廟之祠山漱淵之玉函蒲杓椒立之三王海神奔走拜伏呪誦呶雜社稷顧漠然無預也夫莫尊於地莫察於地衆靈羣望環拱效職者也何急彼而慢此哉故曰非其義也嘉定四年守楊簡始加甃土上

於是灌莽尤盛刺壯城卒專修平之十年守鞏嶠仇其大門改造齋房築墻百五十堵具凡佩服器用之須楊公謂守莫先於社稷鞏公曰吾寢處漏不補它觀游無用也二公知以義導其民矣夫山水之高深像設之詭特衆靈羣望託之以爲神也社稷無有然則民之耳目雖新於一時而不能久於異日矣古人必樹之田主各以其野之所宜木鄭康成曰右土田正之所依也周人以粟宰我曰使民戰栗以爲恐懼不自安非親地之道也未嘉之木莫宜於豫樟豫雷出地奮也樟章之也皆美甚之名也數十百年其大百圍其崇干霄民無敢不肅也然後知古之治其國者社稷之臣今之守其地者社稷之守十二月

李子廟記

初趙公彥攏爲晉陵縣聽民訟多族姻也所爲訟者
賞產割裂也子本貧易也什伯必取鉢兩不捨壹於
法而恩義絕貳以情而廉恥喪趙公曰噫殆將非親
戚骨肉耶奚不訟而猶訟也顧城陰寂寥有屋叢篁
中太半摧塌曰李子廟也又嘆曰彼薄千里之吳不
王而食於此邑人故忘之耶徒爭之爲病不讓之爲
貴今故忘之耶宜不訟而猶訟也即市頭改築題曰
有吳延陵李子之祠與僚佐奠謁盡敬二十餘年矣
人心感動之源淺視牒許損盜有考也而竹幽水清
過者被滌季子存矣夫余嘗疑泰伯既遁於蠻柰其
俗以自晦則子孫之於文獻禮樂非有先君王之舊

聞也季子何以能知羣聖賢之德業歷見中國卿大
夫所言皆中其過豈非命世傑識也哉至於父兄好
勇輕死約不傳其子而必傳其弟則道固已行於家
矣肯嗣吳而治爲文王可也何願於子臧蓋其志遠
矣大矣讓所以畜德也毫釐之讓足以滅丘山之爭
國猶未離乎爭也不幸有毫釐之爭則滅德矣斯季
子不爲歟孟子曰無辭讓之心非人也非人者形具
而人非者之謂也又曰好名之人能讓千乘之國苟
非其人簞食豆羹見於色嗟夫孟子信以不讓爲非
人而又以爲非其人不能讓乎何前後異指也由後
而言非其人不能讓能之者泰伯至季子五人而已
是絕天下也由前而言人皆能讓天下皆季子也晉

陵其邑人也有不能乎不察而已矣當以孟子前之言爲正嘉定十一年

宋吏部侍郎鄒公墓亭記

余友胡衛道知常州書來曰鄒公冢在此學官弟子薦省必時禮也家浸遠而貲落祭不亭守無廬山中松柏皆盡然而敬不專於家者我其責歟教授趙緝實始作亭我命尉朱起章治旁廬舍予問民衣食以居而汎除焉墓四隅樹之木俟以長而芘蔽焉若是則視其家無遠矣後甫就業已畢雖然我欲永久如一日而後此勤惰不齊奈何思其氣類一而終始能不慢者惟學之士庶幾故又使司文朱中守序其意以請幸子詞而託之也公名浩字志完章子厚獨相

日任諫列子享迷國罪無匹明最大者二后廢立之際尤大者臣子不忍言也公既以死爭而子厚將逐殺公祖問皆坐貶旅次不容榻會其即敗僅免爾小人猶僞撰公疏激怒宮闈故雖元祐黨籍已赦而公三竄謫屈伸榮辱之變未嘗不以正也朝廷雖嘗言切鄉黨常和樂識慮雖達權操捨常据經學術雖敏辨講辯常鈍默修之身及家未嘗無本末次第也諫必行人臣之榮遇也然道之難全而非節不著喜聞過人主之盛德也然事之難明而非節不顯紹聖迄宣和諫官五御史一皆豪傑有重名者也記曰釋奠必有合也有國故則否嗚呼公可以爲故矣學之士仰綴一瓦俯緝半甍而楹桷自新也雪榦霜枝

蒼鱗翠甲而樵牧自絕也出以公之道而仕處以公之道而止而進退自明也衛道托於學之士也深而士之報宜厚矣衛道名衛越州人

永嘉縣社稷記

晉析永寧縣置永嘉郡更名縣曰永嘉在隋唐間其社稷步積之三千二百八十六中容八壇圖籍轉相授所從來遠矣淳熙後步夫者二千有餘壇陞淪沒即於佛祠令不能正也嗟夫豈其邑小其民寡不足與正耶將其事緩其効迂正不正皆無益損而致然也山陰胡衍領縣二日駭悵愧惕若夜負在已按舊圖就南補北還得故步垣千尺磚之用政和儀崇五壇壇石皆青表之門道敞之房宇嘉定十一年秋告

新社成禮然則果於行義可以爲勇復於已失可以爲難先有司之所後可以爲敬參而具者賢也君辭避不肯當獨推言之曰古民人社稷常並稱有其實也後民人社稷雖並稱名而已矣實則教之耕稼而養抑霖潤槁皆神力也名則視其耕稼而取穡旱忍水非神禍哉州之取總其凡猶竊民譽縣之取煩其目惟聚民怨縣社之名僅存者幸也古之立國左祖右社嚴事如一朝市均等無相離也後世或遠或近率意而爲爾自晉唐置社僻在大城盡處今蕃庶尚草萊雜昔稀曠人跡絕矣野廬老圃盡以寄葵韭華穰巨棟曷託簷蔭焉永嘉之社名幾不存可畏也夫治術同異吏宜攷詳地勢偏隔人且自怨今姑罪之

免奚彼敢議哉衆又謂君思深之至此也幾於仁君
役民甚簡不妄勞費責輸以時不苟貸假然則審其
取者養民之始正其名者致實之漸也故并記之九月

南安軍三先生祠堂記

南安者昔周二程相與講習其地羣聖人之道賴
以復明學者紀焉信安劉侯行父始即學東偏券市
考室與祠之如學初侯既造設廳飾以兩序加樓其
上又移試院位於勝方而益其舊役費皆倍祠數十
然自以爲不足錄惟曰懼三君子之奉有失其治南
安劇賊直散兵不用常訟稀戡刑甚省宿負捐假斂
不急民物富樂略如承平然自以爲不能化惟曰憂
三君子之教不行於是爲其士者思久侯之愛與祠

並也以記來請余觀著今漢而後諸大儒得祀孔子
廟庭者三君子過之速矣而乃未之及或官職所臨
縣州所生與所講習祠或因於學或別於學夫道非
繫於地而尊道者猶敬其所從始特時事之宜非曰
禮當然也必著令而通祀斯稱矣然則三君子亦何
以過諸大儒哉蓋道之所以掩鬱於後者天與人殊
而人與已殊道非其道而學非其學也理不盡徒膠
昔以病今心不明姑捨已以辨物勤苦而種皆文藻
之末鹵莽而獲皆枝葉之餘楊雄韓愈猶然况其下
乎自周子二程以來天之命我者屬乎不離也我之
事天者吻乎有合也舜文王之道即已之道顏淵孟
軻之學即已之學也辭華不黜而自落功利不桷而

自退其本立矣兩迷者岐也四達者路也邪不亂正
燭火暗室也旭日方旦也幽不掩明大經大法未嘗
不炳然具見而何塞路之有此其所以過之遠也覺
於是而進余所進也安於是而止余亦止之嘉定十
二年七月

台州州學三老先生祠堂記

學者聚道之地而仕所由出也或畔道從利苟榮其
身欲復之於學弗可受矣况可祠乎台州之學得祠
者三人羅提刑適陳侍郎公輔陳詹事良翰提刑用
不究故事不顯余聞鄒浩言熙豐外責人視民甚高
萊焚燎恨不力也是時能慷慨建白保赤子以對天
命惟江都令羅適弋陽令董敦逸二人而鄒公獨謂

羅公見而得之然則推於所不見其不畔道審矣方
靖康憂恐懲艾已泮豈不尚合侍郎發明四肢心腹
之論無過此矣竟失指遠去然後彷徨宗周卒成分
裂之禍及隆興英睿憤激大勢宜若遽振詹事力
守絕和不棄地之策量專一也使堅忍待之虜自當
蕩析豈遺種至今哉雖紹興復用而已與大臣異議
終不留雖乾道再入而既為近習擅事迄自退二公
任諫諍位從官立朝本末天下誦之豈惟不畔道而
固行道道雖難行而亦不苟榮其身而止也士在天
地間無他職業一徇於道一由於學而已道有伸有
屈生死之也學無仕無已始終之也集義而行道之
序也致命而止學之成也後世地或千里無學其君

子以意行道晚進闊遠不知所從慶曆後名一功著一善往往復之於學矣今其秀人美士羣萃而校處朝夕瞻顧拂拭像服如三老之存春秋盥薦饗醴芳苾如三老之饗而又仰其大節府其細行無不皆可師也爲聚道之助不既多乎或疑侍即不右程公學術若少異然按程公親爲孔文仲排劾而與孔公並黨籍史記晏嬰非孔子而弟子稱善與人交兩賢哉

嘉定十二年八月

寶婺觀記

觀即八詠樓也道士陳守正職補治歷十年乃具夫山峙以近則迫而易窮川浩以遠則湯而難限皆游觀之病也金華雖高千仞旁走三縣靡迤回環不自

意深入也其餘漫龐伏岡林茂野蕃若輕若軒若萬馬縱收於平原錦出繡沒不可控搏兩溪廣長會清合涼匪厲伊方徐納于江南山絲絲菓蔬之區拓桑之園日月風雨借其姿態霧煙氛靄相爲吐吞而光氣靈響之答於耳目異矣四顧百里不蕩不迫有臨望之美無游觀之病浙以東茲樓稱最焉昔沈約始建而地以文顯意士之游者必有得於斯而余不能知也近世大儒呂公出而人以理著四方英俊歲常數百千人無不登茲樓其得之孰淺深高下則余雖或知而亦不能盡也山水至善之所存也游於是者密悟爲善之機反冲藏約而內守通變達化而外應寬施忘其褊吝朗豁消其闇鄙德成性安而動樂靜

壽之功驗矣其或不然豪怒使酒激而為狂感物悲憤鬱而離憂巧諷詠益其輕肆謬題品示其誕拙是游觀雖不以病夫人而人反以病夫游觀也可無畏哉嗟夫呂公歿久同時並游俱逝余亦老不復至矣故因守正繫其語使後之游者有考也觀初立於唐史曰須女之舍也遂以名州太守洪邁請錫嘉字故曰寶婺天象邈矣星辰之躔次難言哉然而檜襍每效福嘏頗集邦人奉承無敢不肅豈非地勝故耶守正與其徒尤不當以人而病夫游觀也

宜興縣修學記

戴君楠宰宜興既補弟子負食於學視學舍壯整者惟高尹商老宣化堂羅令仲舒東序堂亦傾敝餘或

缺或毀顧其士陳夢印章悉夫買勞縣材揀工優作疊二年復修堂廟設大門門左右挾前崇門櫺對立西序宗子小學凡職列之次故所無皆具然後使沈夢龍來言曰噫可記矣荆溪禹貢中江也渚狀澄澈雲木縈帶君山最雄秀嵌洞尤在偉蓋自楚漢為東南稱首近蘇公去萬里蜀周覽天下擇陽羨而居其疏展噢麗兼之矣方周孝侯童騃縱暴至比以異物一旦感激殺虎斬蛟從陸士衡兄弟前死不卻顧大節尚生存或疑非地力之勁挺不能也熙寧更用經義士初昧弱於時開封禮部有邵集英親策有余選皆第一京師之大四海之廣一邑而擅魁特者三或疑非地稟之文華不能也夫發於勁挺孰若納於中

和華其文辭孰若厚其根本根本學也中和道也地
安能預哉闕黨互鄉地恥其人也魯多儒衛君子人
美其地也今夫邑之翹材穎質將進於道必約以性
通以心肝脾胃腎無恣其情念慮思索無撓其靈則
偏氣不勝而中和全矣將深於學必測之古證之今
上該千世旁括百家異流殊方如出一貫則枝葉爲
輕而本根重矣學與道會人與德合登高立可以奄
魯俯長流可以觀逝則山川雖富同游於覆載之內
義理至樂獨行於物欲之外矣豈非令長修學之本
意哉晝畫之溪猶浴沂也善學之實亦舞雩也非騷
人墨士專而有也嘉定十三年十月

潼州府修城記

自李順滅蜀安樂到今漢唐不逮也然民離於兵久
而膂力積銷弱地難於兵久而預防益簡薄及姦豪
窺度則不足支倉猝有事之用近張福叛逐制置我
總領劉毅縱橫更或死或逃無敢抗者已殘利遂將
及潼川李公直初命爲牧即疾馳至與提刑曹公叔
遠集義壯情西軍賊折從縣鎮加警隍堞之毀塞亟
治投木隔礮凡可以壞賊之具宿設晝夜激厲上下
同意誓必死守賊覘伺逡巡知決不可犯竟取他道
而去嗟夫不獨保一郡也乃捍護成都一路功伐隱
然非智素講勇立斷安能接二百年生養使不失哉
既修城門西牛頭高峭騰突按圖志相里貴據其上
攻城幾破二公謀曰城幸而得山天遺我也可委於

敵而外求險耶於是追改往謬跨巔連趾通合爲一枝西溪之渠循山而南達於武江彌霖驟潦無奔湍蝕流焉城盡蹙巨石剝甕城縣門敵愾蔽膝並應程法東西行來煇耀絕翕猶酋沮氣狼子墮魄時公兄壁鎮遂寧亦修城復夏魯音舊迹役費倍數十非修也築新城也夫改往謬於未及復舊迹於垂墜非艱危之際所能行也公弟兄行乎哉且其生兵速練闕械速補所以支倉猝有事之用而爲久長無事之備者將非素講立斷而然歟紹興後竭巴益奉邊將吳曦因以反劔關棧閣真縮手矣宜若耕塞下令戍士足食內地擇要害自爲守其倫理漸次必由二城始夫李執政近臣曹亦東南之望也一日會於朝以慮

一州者爲蜀慮以慮蜀者爲天下慮可也嘉定十四年三月

連州開楞伽峽記

湟水會衆流東南束兩崖湍怒激躍勢傾百里舟行必踰峽矣然後喜無患夫山水之險亦所在而有此固其著名者耶嘉泰二年崖墜壅水高者數十丈下者百餘尺雨不時霽則谿谷倒注橫溢航楫不通估貨不行嘉定庚辰太守楊侯察始至歲過大濂城邑吞沒漫爲湖海四顧歎曰州素薄監司未有意將孰弭茲禍轉運判官劉侯強學聞而矍然亟舉兩司八百萬實其費是冬遂命司法李華郡人張浩大議疏鑿華巧思強力侯專任不疑易者勸趨難者募應小

石絳運大石鑿落上以火攻下以堰取餘隱石黥黥
平流中尚數處工不知所爲華創巨靈鑿貫木百鈞
擣之糜碎春且半石之爲水害者盡平舟自番禺來
城下羣川衆壑各得所歸老樺聚觀喜極或泣曰連
始復爲郡矣按書隨山濬川所以合天人同願勤功
茂伐最爲繁悉而遠莫能詳也及梁山頽地重人乃
以爲國君當自貶損不敢言脩治其他仆陵摧阜駭
聞異見史氏所錄蓋多有之而終不言某能開導某
能攻除以還其舊者豈其逸而不傳耶抑敬而不敢
亦若重人之所謂耶雖然以今峽視之捨而不治則
一州廢矣夫忽人患而不加卹慢天災而苟自恣二
過孰愈今夫楊侯慘怛而仁劉侯果毅而明而又得

屬如李君奔走畢力以出連人於塗炭之苦此豈非
天人之所同願歟未幾疾遷提舉常平二公方萃處
余慶其能爲所部捍患致利民必被賜矣嘉定十四
年七月

茶陵軍減苗置寨記

茶陵中縣十比衡陽三四紹興初以其旁午廣處諸
郡寇賊所見伏故建軍陞使示有蕃衛而強其縣所
以安利一路也嘉定初又以其直韶州千里無官司
讎殺不忌寇賊輒發故裂三鄉別置鄣邑戍及水口
蕃衛尤密遂廢軍罷使而弱其縣亦所以安利一路
也雖然安利一路視令材何如不在縣強弱今昔異
規未知孰是而茶陵則有二患兵移於新邑無衛民

不安賦移於新邑重輸民不利經數令至盧君子及君雖有字養之方制御之略顧事已壞欲挽回得哉余友趙蹈中轉漕湖南祭而憐之蹈中明果肅坦右良鋤姦捕劾羅天錫等罪不道以上論知律取其粗石三千八百補茶陵之缺正足賣財物貫三萬四千立古雲巡檢永食七十八然後畝之增稅者盡除夫之尚糧者悉免官急惜而先期者償之九窮乏而殺負者貸之營圃初成弓矢初張習教有晨部分有容上下感悅闔訟稀省炎帝廟孔子學及尉署久敝加整治功堅舊潦衢淖巷溝而陰之街石粲然刷比歲焚劫之醜還百年富盛之樂蹈中愛君材有餘又薦於朝力無不盡民既幸其私我相率來告曰必記

是不忘夫始議必詳橫恩難再若分遣丞佐迭受民詞不亦簡而易行乎奚別置爲業已析裂餉輓失供不併請乎矣後患爲士兵扞其境耕而後食茶陵項五千無遺萊曠土可尋乎奚仰哺爲禹禹成五服因物自然安得巨億之財爲一縣地哉本蹈中意欲以獨厚茶陵者徧惠所部耶嘉定十四年九月

櫟齋藏書記

余友衛君湜清整而裕淡泊而詳酷嗜書山聚林列起櫟齋以藏之與弟兄羣子習業於中夫其地有江湖曠逸之思園有花石奇詭之觀卷有臺館溫涼之適皆略不道而獨以藏書言者志在於學而不求安也又其自以爲櫟者真無用於世矣非退托而云也

按孔安國皇名墳帝名典堯舜在焉然書稱若稽古
四人高辛而上無預也說命曰學于古訓乃有獲不
知說所謂古何時也六世之籍不存矣以子華子考
之不可訓明甚然則所謂古者唐虞以後爾故孔子
於義是之前亦缺弗講若夫討禮而尊天子正樂以
默諸侯大夫春秋修而不作詩書因其舊無所更定
世儒往往未能明也司馬遷創本紀世家史法變壞
遂不可復若在推虛無冲漠正道隳裂遂不可合孫
吳以狙詐祖兵制申商以險刻先治道若夫言語之
緝爲辭章千名百體不勝浮矣韓歐雖挈之於古然
而益趨於文也經傳之流爲注疏俚箋臆解不勝妄
矣程張雖訂之於理然而未幾於性也凡此皆出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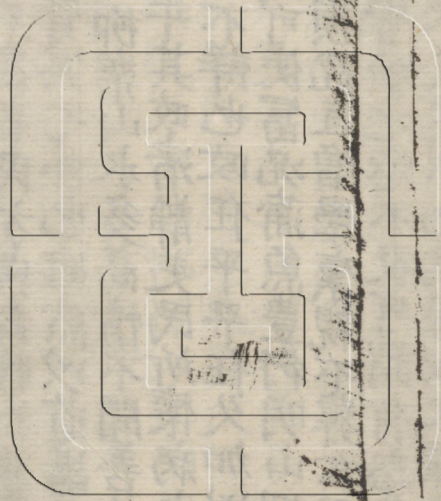
氏後節目最大余所甚疑而君所藏皆具有焉蓋君
之力良難而任良重矣問學之要除之又除之至於
不容除盡之又盡之至於不容盡故稱鈞石必以銖
會億萬必以一讀雖廣不眩也記雖博不雜也日馳
月釋心形俱化聲色玩好如委灰焉然後退於櫟而
進於道矣固宜漏衆美而以書言也寶裝綺籍不敢
觸手金匱石室猶存其人滋外歎非內歎嘉定十五
年二月

湖州勝賞樓記

凡城邑據江海波澤之勝皆即以爲賞盍物常聚於
大矣吳興三面切太湖涉足稍峻偉浸可几席蓋也
然四水會於雲溪鏡波藍浪梁栢動搖而靚粧袿服

之倒影互爲散合衆流放於荷葉浦沉清浮綠鳧鷖
棲止而綺荷文蓼之羅生無有際畔特嶺聯亘巧石
綿絡頗抑湖之重勢而蔽遮其寒風故其人意安而
氣和舸經舫緯艇繪縵縷細聲窈眇豪唱激越宛轉
一州間隨地而勝隨勝而賞無不得所求具區雖大
不暇觀也夫豈娛於耳目之狹者易徇而迪於心志
之廣者難親耶亦其神靈爽異所獨鍾彼雖大而此
不小也國風廢王道息柳惲以江南曲名於時古之
採蘋莕盈而益熟薦於大宗禮至敬也主於少女教
至行也惲之採蘋徒詠而已其思蕩其志淫豈召南
本指哉然而詞人藝士爭共誇述郡之勝賞由是而
治敞堂與館益盛於今太守趙君旣新白蘋亭復樓

於側其言曰清風水道碧瀾山隱兼之者斯樓也力
能見胡而不爲者民方與我游於麗密之內我不敢
與民縱於青冥之外也雖然以道講民見胡可哉白
居易論謝柳樂山水多高情不聞善政按史惲守吳
興前後十年其政清靜吏民所懷病去而乞留千餘
人居易偶不詳也政在平平在久加以不倦瘠土可
使沃窮閭可使富况蒲魚豐衍明山媚水素稱勝絕
乎君初至損稅直增學廩親不葬女不嫁廢疾無醫
死無斂棺皆助之恐不及可謂有志矣惜其暫不得
久近惠而未及遠利也故錄以次惲君名希蒼字漢
英嘉定十五年三月



水心先生文集卷之十二

序

送劉茂實序

前集
章貢黎諒編集

劉茂實爲知奉新縣事其序送之曰昔之立法者以職官今錄近於民非舉其材不得爲之最重者改官而知大縣奏上天子臨前待即讀臚句傳而命之謂之再及第由是脫吏部而登朝廷矣蓋其厚以一縣爲寄而超尊之非恤士大夫而苟榮其身也及其久也循習而例不明以爲凡仕者必關陞必改官此上所設以待人之求而其進取條目之限當如此也自改官至外負卽有祿以傳其子所以備一身之事爾故其旣得改官也反以爲格法之咎曰何必使我爲

知縣而厭苦之至常避免而不得則勉強而後受既至如不能脫未有樂而又居者也皆務爲苟且之政雖欲無大闕敗然積百數十歲以一意相承而功化之陵夷甚矣嗚呼以不樂爲知縣之人改其所願之官其必至是歟然余見今之論者真以縣爲難治位卑責重不可以自爲又以不自爲者爲罪也亦未盡力而已秦漢以下顧何容有易治之縣耶獨未知三代何如耳曹滕邾莒有南面之尊未嘗得自行其志雖孔子之門人冉求仲由之果藝又未嘗不以宰邑爲難然則縣之難治亦非獨今世也其要使爲國者盡去煩密之法無破產之役無雜名之斂一出於簡古而不以所難責吏則庶幾公私之論可一而民可

善治矣不然則或幸而得仁厚通敏之才不以改官爲身計而能因今之法度以行其政事之仁然後可望以一縣之善治也不其難歟茂實材享通敏順物險易其居自勉以道義之重而爲朋友之所望者當何如况一改官之利哉所謂幸而得之者也故於其行也歷道古今之變以告之不獨慶奉新之人將蒙其澤而茂實之功名亦可少見矣淳熙九年八月日序

石庵職書自序

石庵書若干卷承奉郎蔡君瑞歲之始蔡君之伯父曰居士葬母因其地爲廬君紹興十九年大旱饑穀石五千二百足錢居士將以所餘穀散之而患無名時庵傍有石冒土而奮如蟠根叢萌欲發而尚鬱者

遂爲萬夫傭使出之高二丈廣可三之石温閩如玉
質故名石庵云蔡君念族人多貧不盡能學始買書
實石庵增其屋爲便房願讀者處焉買田百畝助之
食嗚呼蔡君可謂能教矣富者知損其贏以益市書
與田而收卹其族人則無富之過貧者隨聰明之小
大以書自業而不苟待衣食則無貧之患教成義立
而族多材賢則玉石之祥其遂酬乎君之從孫武學
諭鎬與余同寮以請而叙之淳熙十五年三月 日

東溪先生集序

君名伯熊字元朝姓劉氏居簡東溪號東溪先生始
冠有榮人楊先生愛其賦誨之曰無爲俗學君謝閉
戶焚香慕東注解讀經必自識然後縱觀他書如是

餘十年復見楊先生曰可也吾畏子矣君高遠獨出
無拘留泥滓間意學已成謂當直施用不曲步捷行
以漸巧取之論說必窮盡欲矻特陋扶世壞文不爲
扶疎茂好惟自根極而成者無不具也故不得志於
科舉至轉富入貧本業微析終不動一以溪山雲月
爲家宅筆墨簡策爲性情常覃研竟日夜曰孔頗不
如是乎紹熙五年君之無服弟起居郎德修學於君
者也時鎮夔門君來視之會起居召入因請與東下
遨西湖上賦詩徘徊歎曰古人雖閑客用即帝王師
若余空疎何爲者哉慶元元年還至南徐州病甚腰
背不能據身脉下有乍無神將離形猶峭絕稟立諄
諄皆仁義語嗚呼使君老不酬又萬里外死浮極以

歸人爲君傷之君不自傷者命耶性耶德之上下不
倫學之高深無窮余觀子貢爲衛將軍語弟子行而
孔子笑曰汝次爲人矣爲言夷齊趙武士會老萊子
羊舌大夫等皆洙泗以前人也士不景行古人積貫
彌長而夸近以足已難哉余晚見君不及反復其議
論以所聞於德修讀其書可以考爲六月日

沈子壽文集序

吳興沈子壽少入太學名聞四方仕四十餘年繼於
王官再入郡三佐帥幕公私憔悴而子壽老矣然其
平生業嗜文字若性命在身非外物也甲乙自著累
百十首嗚呼何其勤且多也余後學也不足以識子
壽之文其不爲奇險而瑰富精切自然新美使讀之

者如設芳醴珍穀足飲饜食而無醉飽之失也又能
融釋衆疑兼趨空寂讀者不惟醉飽而已又當銷溫
忘憂心舒意閑而自以爲有得於斯文也觀其開闔
疾徐之間旁貫而橫陳逸鷲而高翔蓋宗廟朝廷之
文非自娛於幽遠淡泊者也余嘗患文人擅長而護
短好自矜耀挈其所能莫與爲比而視他人顧若無
有夫知有已而不知有人以此賢怨宜其窮於世矣
今子壽專自降抑未嘗以色辭忤物爲前輩愷然務
出諸生後已之所工反求中焉此固人情之所赴富
貴之所歸召叢譽而化積毀之常道也然且落落譽
譽至於白首未有所合何也若夫以文爲華以學爲
質容而不爲利謙而不爲福宮庭環堵膏粱藜藿晏

然冲中不可榮辱此子壽所以自求古人而成其德也合不合蓋未言焉

陰陽精義序

朱伯起從鄭公景望學而與景元爲友景元材豪然鄭公愛伯起質醇以爲近道自有聞見及得意於簡編多以語伯起鄭氏園徃城南甚陋景元侍兄晨出料檢花藥過伯起群在語連日夜拍芥原非燎塘鱗而魯之曰羹老如是足矣鄭公不登禁從死景元老爲選人亦死伯起失二公閉門漠漠晚進遇之瞠目憂如也酷嗜地理說山如啖高浮海葬妻大笑蓉云後百年當驗著書二十篇論原起乘止尤詳二鄭因是喜陰陽家余嘗怪蘇公子瞻居陽羨而葬嵩山一

身豈能應四方山川之求近時朱公元晦聽蔡季通預卜藏穴門人裹糗行緋六日始至乃知好奇者固通人大儒之常患也始陳公君舉欲爲伯起序其書不果嗚呼伯起不惡伎悅然欲以此書自名誠知之審歟余特載其師友源流用爲書首

粹裘集序

粹裘集十卷金華杜膺爲此文自經史諸子皆有論辨學之博矣論辨不苟是非必折之於正又所謂篤矣秦漢以前士自爲家造智設巧意出準量立表極以號於世而已心術取捨之謬方將求折諸其人固未知自有所折也至後出折衷之學始大盛士因古人之已成者論之知所統壹足以致用不必自爲家

焉然非其趨然出於科舉場屋之外詳考而深思者不能也。猶以此未信於今人而不知此猶之所以有得於古人也。因題其末。

龍川集序

同甫文字行於世者，酌古論陳，子課彙上。皇帝三書最著者也。子沆聚他作爲若干卷，以授余。初天子得同甫所上書，驚異，累日以爲絕出使執政，召問當從何處下手，將由布衣徑唯諾，殿上以定大事，何其盛也。然而詆訕交起，竟用空言羅織成罪，再入大理獄，幾死。又何酷也！使同甫晚不登進士第，則世終以爲狼疾人矣。嗚呼！悲夫！同甫其果有罪於世乎？天乎！余知其無罪也。同甫其果無罪於世乎？世之好惡

未有不以情者。彼於同甫何獨異哉？雖然，同甫爲德不爲怨，自厚而薄責人，則疑若以爲有罪焉，可矣。同甫既修皇帝王霸之學，上下二千餘年，考其合散，發其祕藏，見聖賢之精微，常流行於事物，儒者失其指，故不足以開物成務，其說皆今人所未講。朱公元晦意有不與而不能奪也。呂公伯氏退居金華，同甫間往視之，極論至夜，分呂公歎曰：未可以世爲不能用。虎帥以聽，誰敢犯子？同甫亦頗慰意焉。余最鄙且鈍，同甫微言十不能解一二，猶以爲可教者，病耗十年，耗忘盡矣。今其遺文大抵班班具焉，覽者詳之而已。

紀年備遺序

孔子沒，統紀之學廢。漢以來經史文詞裂而爲三宅。

小道雜出不可勝數彈聰明於微淺自謂巧智不足
以成德而人材壞矣王通二司馬緝遺緒綜世變使
君臣德合以起治道其麤細廣略不同而問學統紀
之辨不可雜也平陽朱黼因通鑒稽古錄章別論著
始堯舜迄五代三千餘篇述呂武王莽曹丕朱温皆
削其紀年以從正統曰吾爲書之志也書法無大於
此矣報讎明恥貴夏賤夷其次也凡民人家國之用
制度等威之異皆爲說以處之衆言之淆亂則折而
一之訛謬之相承則整而正之南北華戎之離合爭
奪之碎人所厭簡亦備論之該括既多而條目衆矣
所以存世次觀興壞本經訓原事實交理蕪蔓顯發
精隱扶樹正義蒐舉墜逸不以華爲辨不以意爲覺

無偏駁之說無新特之論反而約之知其能費而隱
也特而措之知其能曲而當也嗚呼此豈非學者之
所當盡其心歟何後世用力者之難而成功者之寡
也自董仲舒推明孔氏猶不能無譏况馬鄭王肅之
倫哉故余於此書切有歎焉所謂復而不厭不知老
之將至者幾是歟黼字文昭初陳公君舉未壯講學
文昭年差次最先進及後來取名官并免接踵而文
昭蓬累耕南蕩上山水疊重聲迹落落人不知其能
傳陳公之業也一旦此書出義理所會寶藏充斥遂
爲成學而陳公卒久矣相與論舊事追念愴然則
文昭豈徒以博習自是而已哉後有欲知陳公者於
此書求之可也

丁少詹文集序

丁少詹死子幼家無相人憂其且不立既而自溫嶺
鴈蕩來者累累言其庭宇甚除疆畝甚修賓祭敬恭
僮客趨和盡知少詹在時余極歎異此不特其子能
危慮夙成自樹不墮亦由少詹裕家之法素定有以
傳執而然也今又積其遺集以來凡碎篇零簡收拾
皆在念少詹平昔益以愴然夫衣食逸則知教被服
深則近雅若因以追先志續成其業庶幾乎至其文
辭則余於銘墓論之矣故不重評焉

巽巖集序

李氏續通鑒春秋之後財有此書此言非歟自史法
壞譜謀絕百家異傳與詩書春秋並行而漢至五季

事多在記後史官常狼狽收拾僅能成篇嗚呼其何
以信天下也通鑒雖辛復古然由千有餘歲之後追
戰國秦漢之前則速矣疑詞誤說流於人心久矣方
將鉤索質驗貫殊析同力誠勞而勢難一矣及公據
變復之會乘歲月之存斷自本朝凡實錄正史官文
書無不是正就一律也而又家錄野記旁互參審毫
髮不使遁逸邪正心迹隨卷較然夫孔子所以正時
月日必取於春秋者近而其書具也今惟續通鑒為
然爾故余謂春秋之後財有此書信之所聚也雖然
公終不敢自成書第使至約出於至詳至簡成於至
繁以待後人而已學者奚不於此取衷哉余少則習
長編恨公他文未能得會與公子參知政事壁湖北

帥皇善皇至金陵以公集示余因屬爲序自有文字
以來名世數十大抵以筆勢縱放凌厲馳騁爲極功
風霆怒而江河流六驥調而八音和春輝秋明而海
澄嶽靜也高者自能餘則勉而効之矣雖然此韓愈
所謂下逮莊騷其上無是也觀公大篇詳而正短語
簡而法初未嘗藻繡琢鏤以媚俗爲意曾點之瑟方
希化人之酒欲清又非以聲色臭味自怡悅也獨於
古文墜學堂上之議起虞造周如挈裘領振之焉固
遺其下而獨至其上者歟蜀自三蘇死公父子兄弟
後起兼方合流以就家學綜練古今名實之際有補
於世天下傳以繼蘇氏公諱壽字仁甫立朝有大節
屢進輒自引去晚爲雜學士專史事天子方倚以政

不幸卒矣

平陽會書序

王山汪子駟知平陽中法以便民不奪所見不屈所
行慎刑簡役既去而民思之思之尤者曰能爲民推
核其賦之當輸銖合必實色第自別多寡貧富不妄
贏縮板以付之使自至民不求更官不失賦又爲之
建置所利縱捨所患始終汲汲以民爲家至於學宮
縣舍皆新治焉不獨有是心亦其力能行之也一縣
會計天下同有也所以取民必有正也取而不得已
必有寬也有正義也有寬仁也未有不由仁義而能
使民思之者也觀是書者可以知其志矣

董子耕文集序

豫章黃子耕少所樹立便入高人勝士之目不獨倚先世爲重也詩文似太史有洪州九詞五溪十談與指子奪之微追古人而過今人矣出守天台一錢細碎皆籍之條目建置爲窮人衣食居處計輒費數百千萬人但言其能憂民如家不知其家事方落拓不理未嘗自憂也余每嘆學者各具材品唯識趣爲最難子耕雖以惠利德於一州然異日去此必將有時而盡不若刻二書巾山之上使讀之者識趣增長後生及知古人源流教思無窮視今惠利何翅千百客其以子言告子耕幸勿自嫌也

周會卿詩序

周會卿詩本與潘德久齊稱盤摺生語有若天設德

父甚畏之德久漫浪江湖吟號不擇地故所至有聲會卿常閉門里巷不相識居謝池坊窰山宅水自成深致知者獨輩行舊人爾宗夷遺余家什零落十數紙恨蚤失怙收次不多一幹之蘭芳香出林豈紛然桃李能限斷哉

觀潮閣詩序

趙君旣成觀潮閣編索閣上舊詩刻之恨其遺落不盡存也余觀自昔固有因一題一詠之工而其地與物遂得以名於後矣若是者何俟多求而勢亦不能多至於閱世次叙廢興驗物情懷土俗必待衆作察然並著而後可以考見則其不盡存者誠可惜云

謝景思集序

謝希孟示余大父藥寮叢藁二十卷崇觀後文字散
壞相矜以浮肆爲險膚無據之辭苟以蕩心意移耳
目取貴一時雅道盡矣謝公尚童子脫髭游太學
俊筆湧出排連老蒼而不能受俗學熏染自漢魏根
柢齊梁波流上溯經訓旁涉傳記門樞戶鑰庭旅陞
列撥棄組綉考擊金石洗削纖巧完補大璞其藥園
小畫記蓋謝靈運山居之約言志繫而稱物芳無憂
憤不堪之情也公諱叔字喜惠上蔡人艱難時往來
青城毀容敗服實佐其父奉傳國璽走宋州高宗
知之自用爲祠曹即兼太常少卿垂賜第掌誥命矣
會有秦氏之厄擯落二十年始稍外遷而公死嗟夫
窮達長短不足云也王筠言未有七葉中爵位相繼

人人有集如吾門者按筠雖粗有文而王氏七葉無
以文名世者王僧虔誠子姓書可見也安得因簪笏
不墜便欲文字並稱乎然亦恨其集不傳無以驗工
拙今公藁藏已久懼遂淪墮使真能文者不見信於
後此希孟之責也

覆瓿集序

初薛子長從余貢院崇德愛其靜而敏文過於輩流
而已未鉅恠也來姑蘇葑門出老翁賦續通鑿論始
駭然異之蓋神馬汗血尾鬣不掉而行流無疆累名
駭數百豈得望塵焉自魏曹曹陸江左顏任唐陳李
宋黃秦晁張皆莫進也然亦有疑而未忍言至錢塘
山林復出土風論則疑愈甚自爾子長歲必一再過

余間或見他文必爲之慙慙歎息然猶未忍言也及
余往長沙而子長死未忍言者終不言矣悲夫悲夫
是余之罪也夫或謂子長負絕世筆墨而區區名第
乃不與常人比故多怒譏誠然哉子長自護若處女
常藿食水飲欲利不掛然後矣取矣慕而以是動其
心殆見事太明量人太盡而然歟雖然使讀者剖幽
析微深刺膾髓渠不開其智洞前燭後瞭至日月渠
不新其學長鋪廣引浩絕河漢渠不起其辨規賢矩
聖皎逾雪霜渠不範其廉其有益於世固多矣又曹
陸以下不能擬其藩也

徐斯遠文集序

斯遠盡平生文纔二十餘首首輒精善疑其親自料

揀應留者止此爾徐觀筆墨輕重以十一斂藏千百
雖鋪寫縱放亦無怠惰剝落之態逆流陡起體勢各
成殆非料揀所能致也詩險而肆對面崖壑咫尺千
里操捨自命不限常律慶歷嘉祐以來天下以杜甫
爲師始黜唐人之學而江西宗派章焉然而格有高
下技有工拙趣有淺深材有大小以夫汗漫廣莫徒
枵然從之而不足充其所求曾不如脰鳴吻決出豪
芒之奇可以運轉而無極也故近歲學者已復稍趨
於唐而有獲焉曷若斯遠淹玩衆作變暴偃蹇情瘦
而意潤貌枯而神澤既能下陋唐人方於宗派斯又
過之斯遠有物外不移之好負山林沉痾之疾而師
友問學小心抑畏異方名聞之士未嘗不遐嘆長想

千里而同席也初渡江時上饒號稱賢俊所聚義理之宅如漢許下晉會稽焉風流幾泯論議將絕斯遠與趙昌父韓仲止扶植遺緒固窮一節難合而易忤視榮利如土梗以文達志為後生法凡此皆強於善者之所宜知也

松廬集序

杜甫送楊六判官使西蕃詩直下無冒子始未只一意貫括刻鵝皮草皆盡而語出卓特非常情可測由文人家並論則劉向所謂太史公辨而不華質而不俚者也雖子美無詩不工要其完重成就不以巧拙分節奏如此篇者自為少爾今翁常之諸詩實頗似之然常之與余論詩乃未嘗及此豈其平生得法處

偶合故耶常之每言下句當如秤星船可絕畫既定不可移改袖手風騷之壇所馱服多矣吟味者自知之

黃文叔詩說序

往年徐居厚言文叔蚤為諸經解書略具矣時公未四十也頃歲每有學者自金陵至言公常用周禮注疏與王氏新經參論夜率踰丙晝漏未上輒扣門曰已悟於是公七十四五矣嗚呼斯可謂以學始終歟公既歿始得其詩說三十卷自文字以求詩最先立教而文武周公用之尤詳以其治考之人和之感至於與天同德者蓋已教之詩性情益明而既明之性詩歌不異故也及教衰性蔽而雅頌已先息又甚則風謠亦盡矣雖其遺餘猶髮髯未泯而霸強迭勝舊

國守文僅或求之人之材品高下與其識慮所至時
或驗之然性情愈昏惑而各意爲之說形似摘裂以
從所近則詩烏得復興而宜其遂亡也哉况執秦漢
之殘書而徒以訓義相宗者乎公於詩尊叙倫紀致
忠達敬篤信古文旁錄衆書博厚慘怛而無迂重之
累緝緒悠久而有新美之益仁政舉而應事膚銳王
制定而隨時張弛然則性情不蔽而詩之教可以復
明公其有志於是激按易有程春秋有胡而詩集傳
之善者亦數家大抵欲收拾羣義酌其中平以存世
教矣未知性情何如爾今公之書既行並行讀者誠
思其教存而性明性明而詩復則庶幾得之不然非
余所知也

歸愚翁文集序

余嘗歎章蔡氏擅事秦檜終成之更五六十餘年閉塞
經史滅絕理義天下以佞諛鄙淺成俗豈惟聖賢之
常道隱民彝併喪矣於斯時也士能以古人所流前
輩出處終始執守慨然力行爲後生率非棄傑特起
者乎吾永嘉二鄭公是已蓋其長曰伯熊字景均季
曰伯英字景元大鄭公恂恂少而德成經爲人師深
享悃悃無一指不本於仁義無一言不關於節朝而
景元俊健果決論事憤發思得其志則必欲盡洗紹
聖以來弊政復還祖宗之舊非隨時默默苟爲祿仕
者也景望徇道寂寞視退如進官至宗正少卿而止
初景元中進士第四人少鄉喜而笑曰子一日先

我矣然既任秀州判官遂以親辭終其身二十餘年
不復仕朝廷亦卒不徵用何者諸公貴人知其才大
氣剛中心畏之方以其自重不浪出無能害已為幸
而不暇以廢格科目摧折名士為已責故也豈不悲
哉自二鄭公後儒豪接踵而永嘉與為多然皆兄事
景元方其家居得朋友通共有無並坐接席不知歲
月遷改自謂如華胥至樂故其講習見聞尤精而片
辭半簡必獨出肺腑不規倣襲作也夫孔翠鸞鳳矜
其華采顧影自耀為世珍惜是既然矣若夫蛟龍之
興雲雨則雷電皆至雲霧百里豈區區然露小技術
細巧而足哉余懼覽者未察因次其本末如左

送戴許蔡仍王汶序

戴許蔡仍王汶來自黃巖從王成叟學未久成叟為
有力者挾之江西三士失所依束書將歸請質於余
夫力學莫如求師無師莫如師心易蒙之義曰山下
出泉蒙泉之在山雖險難蔽塞然而或激或止不已
其行終為江海者蓋物莫能禦而非俟夫有以導之
也故君子觀其象而以果行育德人必知其所當行
不知而師告之師不吾告則及求於心心不能告非
其心也得其所當行決而不疑故謂之果行人必知
其所自有不知而師告之師不吾告則反求於心心
不能告非其心也信其所自有養而不喪故謂之育
德學而至於能果行育德則不可勝用矣然則三士
之歸求其心而已無師非所患也

送林子柄序

始余見子尚少爾知其學於古之道甚異之然未知其智足以有明也再見子知其欲以學之者著於行尤異之然未知其材足以有成也今三見子矣智之明者知其必求至於是不然不强通也材之成者知其必能安於命不然不强售也嗚呼能如是足矣又謂余曰夫學於古者不徒善其身著於行者必並淑其鄉吾將與兄弟若親戚及友朋旬驗而月考之家營不反顧私欲不亂意時積而歲累使其智交相明其材交相成庶幾乎善其身者可放以治人淑於鄉者可推以準天下也嘻能如是足不啻矣抑余聞之不徒善其身者以人治身而不以身治人必並淑於

鄉者以天下準其鄉而不以鄉準天下詩云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况人之同類天下之同域哉其智之交相明其材之交相成不既多矣乎余猶懼子之狹於鄉而專於己安其足之易而忘其未足之難也因以為子別且併告子之願同者焉

周南仲文集後序

自余吳楚淮南十餘年而周南仲孟良夫兄弟滕孔諸人相與上下追逐憶過秀州值虜使回程避之曲巷庵廬訪求既絕積冰如堆阜擁被移夕續葺以燎惚紙忽白者再信宿焉所詰難柱反多矣然南仲遂欲探入微杳語極世人之不到身衣騰舉两眼盡赤余疑之以為其氣血不能受未敢及也未幾余乃得

疾不治危甚且死累歲然後悔其所以不答者則君
方論辨縱橫連注塞余為之默默而已嗟夫君欲
聞而余不言余欲告而君不請顏曾之指雖或有存
李郭之遺終不可見矣豈亦若有數哉君未歿以近
文寄余上折旁峻閎而不貽余固異其與諸家各體
無所肖貌而深源亦謂君素意每不滿於今人之作
然則是必將大有所成而其力亦未易為也夫文者
言之行也古人約義理以言言所未究稍曲而伸之
爾其後俗益下用益淺凡隨事逐物小為科舉大為
典冊雖刻糴損華然往往在義理之外矣豈所謂文
也君子於此寄焉則不足以訓德學著於此習焉則
足以害正力且盡而言不立去古人不愈遠乎南仲

已卒而余莫之講也李度既序傳之余記其末如此

黃文叔周禮序

周官晚出而劉歆遽行之大壞矣蘇綽又壞矣王安
石又壞矣千四百年更三大壞而是書所存無幾矣
詩書春秋皆孔子論定孟軻諸儒相與弼承世不能
知而信其所從井測於達衆酌飲焉惟其量爾故治
雖不足而書有餘也孔子未嘗言周官孟子亦以為
不可得聞一旦驟至如竒方大藥非黃帝神農所名
無制使服食之法而庸夫鄙人妄咀吞之不眩亂顛
錯幾希故用雖有餘而書不足也雖然以余考之周
之道固莫聚於此書他經其散者也周之籍固莫切
於此書他經其緩者也公卿敬羣有司廉教法齊備

義利均等固文武周召之實政在是也奈何使降爲
度數事物之學哉新昌黃文叔始述五官而爲之說
亶亶乎孔孟之以理貫事者必相發明也惻惻乎文
武之以已形民者必相締經也守天下非私智也設
邦家非自尊也養民至厚取之至薄爲下甚逸爲上
甚勞洗滌三壤之腥穢而一以性命道德起後世之
公心雖未能表是書而獨行猶將合他經而共存也
其功大矣同時永嘉陳君舉亦著周禮說十二篇蓋
宜獻之 紹熙天子爲科舉家宗尚君舉素善文叔
論議頗相出入所以異者君舉以後準前由 本朝
至漢溯而通之文叔以前準後由春秋戰國至 本
朝泐而別之其叙鄉遂溝洫十二鄭是非凡一字一

語細入豪芒不可損益也

王木叔詩序

初木叔仕二十餘年未嘗覓舉予屢言於執政不省
闕榜有義烏丞徑取以歸家人更謂詰不暇顧也其
在天台與錢丞相象祖甚相厚至是適來守委一州
聽所爲素介無私昵語錢公尤嚴憚故雖當國不敢
以驟用累之觀集中送錢郎中被召諸篇大意可見
矣木叔不喜唐詩謂其格卑而氣弱近歲唐詩方盛
行聞者皆以爲疑夫爭妍鬪巧極外物之變態唐人
所長也反求於內不足以定其志之所止唐人所短
也木叔之評其可忽諸

徐德操春秋解序

昔余爲潮州銘言其學博而要文約而費諸子又自
列銘旁曰春秋解十二卷書社問答二卷禮經疑難
一卷詩文崇孝同參錄並藏于家余頗疑之而未克
見後二十六年始見所謂春秋解者良悔前銘稱美
未極且惟諸子不早示余也蓋箋傳之學惟春秋爲
難工經理也史事也春秋名經而實史也專於經則
理虛而無證專於史則事礙而不通所以難也年時
閏朔禘郊廟制理之綱條不專於史也濟西河曲丘
甲田賦事之枝葉不專於經也薛伯卒經無預然杞
滕邾莒之興廢固明也詭諸卒史無預然戊寅甲子
之先後固察也觀潮州此類皆卓而信明而篤矣至
於授霸者之權彼與此奪錄夷狄之變先略後詳諸

侯羣誅大夫衆貶凡春秋始終統紀所繫自公穀以
來畫爲義例名分字別族貴人微其能本末相顧隱
顯協中如潮州始解焉然則理之熟故經而非虛事
之類故史而非礙歟古人以教其國而使人知其深
於是書者歟雖然詩書禮所以紀堯舜三代之盛而
春秋衰世之竭澤也示不泯絕而已或者遂謂一字
一義皆聖人之用則余未敢從也孔子曰桓公九合
諸侯不以兵車管仲之力也又曰管仲之器小哉夫
有齊桓無晉文夷吾爲小是春秋不命霸也又曰齊
景公有馬千駟死之日民無得而稱焉伯夷叔齊餓
于首陽之下民到于今稱之蓋其節目疏遠如此則
苛文密例而辨人之榮辱於毫厘者非歟余恨不及

潮州而正也因私附於後

法明寺教藏序

西湖法明寺昔講師繼忠居之忠有行業願力強果故雖焚蕩草莽百年間冠蓋常走一郡至子真建兩序師相崇毀堂院始落成相尤精苦衣履穿損食不累合然諸生雲赴應答泉湧入謂東掖上天竺之盛不能過也天台既立止觀二義承而為說者益以蔓衍而忠與相亦各有論述故其徒妙其普濟欲集諸家之學為教藏置院中率州士女修念佛三昧以旌相之績而嗣忠之業於無窮志甚遠也夫浮屠以身為旅泊而嚴其宮室不已以言為贅疣而傳於文字愈多固余所不解嘗以問相相亦不能言也

宗記序

佛學由可至能自為宗其說蔓肆數千萬言永嘉鮑瑩刪擇要語定著百篇此非佛之學然也中國之學為佛者然也佛學入中國其書具在學之者固病其難而弗省也有胡僧教以盡棄舊書不用即已為佛而已學之者又疑其誕而未從也獨可黎數人大喜決從之故流行至今嗚呼佛之果非已乎余不得而知也已之果為佛乎余不得而知也余所知者中國之人畔佛之學而自為學于倒佛之言而自為言皆自以為為已即佛而甚者至以為過於佛也是中國人之罪非佛過也今夫儒者不然於佛之學不敢言曰異國之學也於佛之書不敢觀曰異國之書也彼夷術

狄技絕之易爾不幸以吾中國之人爲非佛之學以
吾中國文字爲非佛之書行於不可行立於不可立
草野倥傯廣博茫昧儒者智不能知力不能救也則
中國之人非佛非已蕩逸縱恣終於不返矣是不足
爲大感歎余嘗問楚儒之强者愠弱者眩皆莫之曉
子以何道知之又爲之分高而別下取要而舍煩哉
楚曰無道也悟而已矣其爲是宗者亦曰無道也悟
而已矣余聞而愈悲夫不憤不啓不悱不發故曰亦
可以弗畔矣今悟而遂畔之庸知非迷之大乎雖然
考之於其書則信悟矣

胡尚書奏議序

禮部尚書餘姚胡公沂字周伯奏疏將百篇詞約而

指要不盈數百少纔百餘然必據經陳史質證今事
不率意而云也或昔人所已言徑錄聞上不必出於
已也必酌時病不夸不緩異聞駭見必亟達不悻諱
惡然而懇怛忠盡故言而樂聽十多七八焉自古賢
人君子進常艱退常易富貴有節無侵尋之來言簡
而伸氣直而遂可爲事君法如公是也公晚遇十年
間三引去去必剛勇果決其來未嘗不遲儒退縮也
上嘗獨對公宰相尤密諭意謂不日且共政公謝不
敢當也余聞隆興乾道中不能擊龍大淵曾覲不得
爲有名臺諫公不但備禮彈劾必極論罷斥乃已又
聞不能諫恢復不得爲有名侍從公既辭大用出知
括蒼小州奏曰賈誼號通達國體太瘳跋盭類碎病

非皆借一身喻之今日國體何病也能言病未必能處方不能言病而輒處方誤人死矣今日之病名風虛虛內也風外也外風忽中半身不隨靖康也幸其半存建炎也半身不隨咎已往半存之身尚凜凜不自保也今欲併治不隨者林市道之說售嘗試之方湯熨鍼石雜然而起使誼復生必且慮中風再至而半存之身亦不能救矣所謂可痛哭流涕者也其言憂憤危苦明白切至世固未有識此理有識此理未有以此告也今去胡公之時加速矣半存之凜凜猶在也昔錢乙病周痺曰入藏者死乙移之於末故雖偏廢而氣骨悍堅壽八十餘嗚呼安得移今之病於末而顧爲是凜凜耶

觀文殿學士知樞密院事陳公文集序

經欲精史欲博文欲肆政欲通士擅其一而不能兼也就其兼之矣而所遇之時不同或不得用或不盡用故位下名卑而功業不見於世爲可惜也公於諸經常參合同異不隨語生說而義理自會前代故實無不貫涉本朝憲令無不審據文詞古雅不名一體間出新意奇句讀輒驚人守三州吏不敢輕重細民安之在宣城討詳一郡財賦始末告於上悲痛篤切非深於治本者不能知也其多學廣大流略該括而又親逢盛時天子用儒爲館閣老總領群彥極清華之選遂司誥命職獻納徧歷二府以禮進退號稱宗工可謂兼人之所難兼而遇人之所難遇矣與之者

天也脩之者人也公雖負絕類異能不以已形物後
生片善譽瘡不容口薦引甚衆除授破資格視所宜
充其志將以一長任一官不累歲月流轉也國有大
事議定俄頃無縮瑟顧望姿堅峭所論駁屈明主
委曲調護不能回同列或二心二意高下在手必正
色力爭寧啞去無苟徇亦以此見排於俗然則雖兼
人之難兼而不自矜遇人之難遇而不強合蓋其脩
之者不在彼而在此也既得謝獨處一室家人罕見
其面勘整舊書講繹不少馱園池無杖履聲庭觀終
日寂然嗚呼是其脩之者固又不在于彼而在此矣皆
學者所當知也

羅袁州文集序

余既銘達父墓子晟集其文號摘隱復請叙焉余嘗
愛達父文能道其意多不爲繁又能道人意少不爲
略散語幽寂有蘭芷之潔合語華潤有桃李之艷每
使長命書記余謝不爲必請達父輕重曲折一聽其
手不改定也然以文求知亦有甚難者異時余袖達
父投卷於參政范公達父執後進禮卑甚范公苦其
煩遽陪坐胡床達父不自覺猶前却未已久之旁觀
多咎范公余獨憐其老而憊不堪也范公因裂十指
謂余前執政舉負當罷蓋無以滿四方之求余咲曰
罷是則門戶冷落患復不亟爾達父頗愧恨雖賴范
公力得改官後諱其作不浪出又太學屢與同舍議
不合遂自乞爲軍丞棘正不肯涉翰墨畦町宰縣守

州專以政事顯云夫文如珠玉焉人之所挾以自貴重也蔚豹之澤必霧隱孔鸞之舞必日中伏讀而疾愈爭傳而紙貴烏有輕溷瓦石芒芒不決耶宜達父後諱也然士或去場屋久叢曹劇部眩其神明錢穀之塵汗几硯刑獄之腥蟻階陞官業雖登而文義耗矣達父又深病之故其據案生面凜然政足以蘇息其民退食寒貧矐然文足以黼藻其身行吟坐思物境常會查滕匣秘不敢窺也晟既錄畫餘六十卷平生行事可一二考豈不隱顯俱得哉

送盧日新序

漢東盧日新資豪舉家故邊敵由是少有當世之志匹馬獨出至數千里所嘗經營於桐柏山中盡天下俠士也無不知姓名者遇其羈愁窮苦酒酣縱逸蓋

所交結者多非必盡其類或坐以得過咎然不自悔也爲余言七年之間五過其廬不一入焉西哀秦隴北達淮泗於余所據按上指畫其要害皆隱然可辨斯可謂之有志矣以余所聞仁者不後家而圖國智者不危身以于君子其行也拜親於庭侍食於堂其安強甘蠶之候今何如既而與親戚鄉里道舊故契闊則其壯者已老其老者往以死矣兒子少者或始不見其生而今不能識矣其出處離合之際故有可思者焉然後耕襄漢之田讀古人之書求志於義安命於時其退有以爲仁其進有以爲智使後有述焉豈不善哉余之識日新未能久而去去而要余以言余未能言也

播芳集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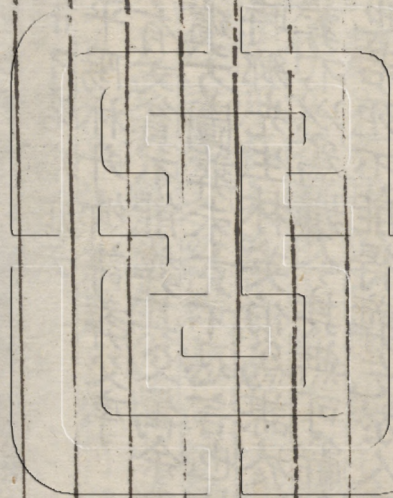
昔人謂蘇明允不工於詩歐陽永叔不工於賦曾子固短於韻語黃魯直短於散句蘇子瞻詞如詩秦少游詩如詞此數公者皆以文字顯名於世而人猶得以非之信矣作文之難也夫作文之難固本於人才之不能純美然亦在夫纂集者之不能去取決擇兼收備載所以致議者之紛紛也向使畧所短而取所長則數公之文當不容議矣近世文學視古為最盛而議論於今猶未平良金美玉自有定價豈曰懼天下之議而使之無傳哉若曰聚天下之文必備載而無遺則泛然而無統若曰各因其人而為之去取則尺有所短寸有所長尤不可以列論於是取近世各

公之文擇其意趣之高遠詞藻之佳麗者而集之名之曰播芳命工刊墨以廣其傳蓋將使天下後世皆得以翫賞而不容瑕疵云

與平陽林升卿謀葬父序

林君好學有文貧不能葬其父屬余為之言余謝以母喪猶在殯方圖葬未克不忍言也林君乃言吾先人葬大父時鄉先生林英伯為謀於江南故人叔村亦得治墓葬不以為嫌今其無可辭余聞而傷之士貧累世命也若死不能得葬乞於人而後葬此貧之至不可諱之極也亦可以繼世為之乎何子遇之深也雖然不可以諱此名而使其親不得葬也其往告之當有見哀者

水心先生文集卷之十二



水心先生文集卷之十三

墓誌銘

陳少南墓誌銘

章貢黎諒編集

前集

少南以謫死葬不及銘後三十年當淳熙五年三月
已酉改葬于舊墓南百步先人之側其子六齡始次
叙本末請銘於余少南姓陳氏諱鵬飛少南其字也
自為布衣以經術文辭名當世教學諸生數百人其
於經不為章句新說至君父人倫世變風俗之際必
反復詳至而趨於深厚今世所刊曰詩書傳者是也
其晚而始得仕用之未及而斥逐以死既死不泯滅
而南方學者尤思之至今稱焉猶曰少南故因而不
改所以記也少南温州永嘉人也曾祖某祖戩父公

謨少南舉進士再爲第一中紹興十二年甲科授左
迪功郎明州鄞縣主簿移浙西安撫司屬官召對爲
博士太學以視學恩改承奉即說書崇政殿除尚書
禮部員外郎兼資善堂贊讀復兼說書初建太學承
中原喪亂士未知所向司業高閎始更造學法及少
南以文字起多所接納而江左俊秀李冲詹左張相
范端臣林光朝等應其選由是紹興之文見矣上知
其名儒敬待之經筵論周平王歸魯仲子之唱上
忽問母以子貴何也講讀官變色蹙踏不敢對少南
從容開析其所以然既而曰舜禹皆聖人興於賤微
其父母待之而後顯所以貴也若失道與民以憂其
父母則非所以爲貴此孔氏所以戒也上爲欣然聽

納初秦丞相子熺學於少南丞相既重少南且以熺
故遂驟引用以博士爲講官其爲禮部郎也熺爲其
侍郎少南謂熺子弟未習事所下文案多不應法批
其後還之每見丞相言荆襄可爲都以控接北方今
置郊祀壇都驛亭勞費甚矣是不動吳越而忘讎耻
以自佚也及上前講解多引尊君卑臣之義崇抑予
奪有所開諷自是丞相見少南禮甚恭意浸不悅而
熺尤不平遂以御史疏罷歸明年主管崇道觀上將
復召有自南還者執政問少南何爲時適彗見則對
曰覩妖星聚飲爲樂耳由是除名居于惠州福建盜
起少南徒步循江南踰嶺數千里而至妻子不能從
紹興十八年少南居四年矣得瘴疾卒年五十會有

鄉人經略廣東得以喪歸葬于歐浦之原娶王氏子一人六齡也二女適周季顯徐貫之孫男二人曰載曰古有管見集十卷羅浮集二卷少南性簡重言動有準自幼而孤以專志勤苦成其名於聲利樂欲無所動其學爲通博而多識治亂在人主左右謀議箴切皆合大體上亦自欲用之而不幸有所牽制一不屈節即坐貶死及秦丞相薨諸常所排擯隨小大收用無遺而少南獨以先卒無爲言者乾道中時宰相欲上其事庶幾天子慨然追錄其後卒不果嗚呼少南之所立不少慨見而至此也宰相必用士士必修潔博習以待用治世之常理也而其進退離合若此何也故士有卓然著見而不汙其所爲者矣其遂可以

爲賢耶其亦有幸不幸耶銘曰

古時會通俊良集左臯右夔助引汲忽非其逢牽挽入自行志義以維繫吁嗟少南兮命胡弗長放彼南服兮奄淪亡永終一世兮改厥藏後如有考兮規銘章

葉君墓誌銘

君諱梓字元材池州貴池人父奮有兄早死聚諸子自育之君以爲食將不足始滄吳唐田地未久質過其舊矣君令家不得妄費衣食不得自有衣食受一錢以上必均有餘頒親友之歲賑貧餓衣食之外不得無業儒者力田各擇所任授之奴客趨事尺寸程約率勞以身不爲過嚴上下相勸行不敢惰廢其後家法成熟賓順雍睦弟楠森同時爲鄉貢進士而楠

及進士第他子弟課傭畝省厚嘗性行質實無異好
惡門內如一人君既以力佐其父稱善人長者葉氏
由此爲大家里中無不敬向而君之賢譽滿于池反
傍宣歙太平三州皆能記其事蓋知武康縣程九萬
狀太常丞徐誼書與君之子之實言於余者如此余
聞聖賢言一身一家至天下皆有爲之道然自古
窮極富貴執世所甚重之權其當施之事多繆亂而
失其所以措之至徒喪敗銷鑠而不足紀彼不知爲
之道故也君匹夫奮田間能使方千里內以其家
顯是知爲家之道矣不可以無述也君讀書通古今
以倫類治家使之服善而成材與致草木蟲鳥爲瑞
物者異矣曾祖亶祖茂君卒於淳熙九年七月某日

得年五十七十一月某日葬于吳唐娶汪氏附焉三
子之實爲長亦爲貢士之守之安銘曰

治生於吳唐歸死於吳唐不愧此土昭厥芳

墓林處士誌銘

墓林處士者永嘉何傳字商霖者也死年五十七所
居墓林巷城中窳深僻處也前二歲余數過焉草木
稀疎而不榮敗屋繞土間悉用故唐書黏之處士潤
澤詳整如大人也對客爲清遠之言其言以有財爲
累而以貧賤爲得以即死爲可足而無憾其憂諸子
曰恐不能如我無過其金甕常空而意氣悠然未嘗
以微感人人亦忘其爲貧也嘗一日大雪道無行人
處士與同巷朱伯魚問余遂登郭公山富覽亭之故

基以望江北雪驟甚不已兩袂皆積余不能忍寒飲酒而下處士獨傍城隅度橫約徬徨折葦之間昏夜乃歸以余所知於處士能不以非義干其慮而有凍餓自守之樂斯亦士之極致也豈可謂之非賢者歟處士自少攻爲詩竟以成名殆其死也猶課其章未繕而卒男女七人其長者未冠也其幼者尚抱也死之日其友翁忱旣祿歛之又率嘗往來者盡有賻焉始克葬于西山崇明寺旁銘曰
古人有言曰天生五材民並用之厚薄不齊非聖莫司惟其不悲以刻於斯

宋故孟夫人墓誌銘

夫人姓仲氏楊州人曾祖迪功郎彥明祖贈正奉大

夫將之父曰并字彌性左朝請大夫淮東安撫司參議官有俊名紹興中夫人之夫名嵩朝奉郎直祕閣浙西安撫司參議官實少師信安郡王忠厚之次子也才稱其任不究於年而夫人既寡後七年年五十月二以淳熙甲辰二月癸未卒七月丁酉合葬於常州無錫縣富安鄉許峴山五子曰夔宣義郎監秀州華亭縣市舶務曰曾皆已亡曰猷宣義郎新監臨安府樓店務曰導承奉郎新監秀州羅納倉曰翔將仕郎兩孫曰升曰桂孫一女最長適奉議郎通判筠州李大理夫人諱靈湛六歲誦周召南詩通其意識度過人信安王以恭儉律家夫人尤勤苦敬順事夫訓子率用寒素精義擇語類先生長者之法言當家

事精密有斷近智士丈夫所爲也嘗見佛者宗杲重其明悟使從其徒曰無着道人妙惚惚亦以其所知許之未三十即齋居蔬食除割世欲晝課經梵夜習禪觀指月出之光自喻其性以爲亘古今不能虧也將死子婦等前問細碎盡酬答申衍契入照了幻妄嬉笑如常日亦異於人矣自詩書古文其錄賢婦烈女莫不備閨闈之義嚴死生之際其後世教微闕雖賢公卿大夫皆寄性命於禪佛及力不能守其說則荒憤戀結禪佛者亦笑之况婦人女子而能堅勇精進絕欲輕死宜其以爲奇異希有高世不倫之行矣若夫人是也使其負如此之性質出於非禪佛之世而以夫專潔從一之操與詩書古文之稱參其賢行

豈有高下之差乎余與猷導游嘉夫人之義而歎其不遇故序而銘之銘曰

彼歆伊昏彼利伊壘卻滅不存以性爲親剛者能之偉歟夫人昔之稱賢以法成身佩服孔倫圖史是陳世異教差稽德則均許峴之山水齋木困終也可湮銘此不泯淳熙丙午正月朔龍泉葉撰

宋故宣教郎通判平江府姚君墓誌銘

余友四明姚君洪卿淳熙十年十一月十三日終於蘇州官舍余哭送其柩出盤門十二月十二日葬於縣陽堂鄉延壽寺山孤善長以狀來請銘於是善長七歲而洪卿之死涉四年矣洪卿諱穎曾祖阜左迪功郎祖孚左奉議即父孝全以承事即致仕洪卿淳

熙五年策進士第一授簽書寧國軍節度判官聽公
事召爲祕書省校書郎出添差通判平江府遂卒年
三十四洪卿冲澹謹重特有雅量賜第時余與之同
謝又同期集事甚久余察洪卿不以喜累忘也洪卿
之學勤苦兼洽其文精俊詳實然退藏抑損常願出
人後既得盛名尤務審緩不急暴所長所歷之官皆
人立欲以其材能自振迅者而洪卿推歛鋒銳若不
敢有所爲其有所爲惟恐人以其爲能也蓋余復與之
同官於吳而見其志益明業益習論天下事無不盡
而最倦倦於當世所謂善人君子余然後竊歎國家
以科目求士其偶然得之而前輩巨人皆由此出而
洪卿器端識遠益進而未已是其得人矣士之一身

與其父母兄弟妻子皆繫命於舉選之得失何也以
其榮悴異焉故得者莫不自以爲天與之而又自以
爲一與者不復奪也今天與洪卿之榮如此而又奪
之之峻如此且併其父母兄弟妻子之望皆失之何
耶豈天固愛之而固忍之耶是殆有不可得曉者也
士之飭身厲行不顯於其時則傳於後而已洪卿既
首進士爲館職矣徒以得年之夭故不大見然猶當
文有次官有業行有述而善長皆不能言也豈天之
暫顯之而終蔽之耶是又特難曉也嗚呼此余所以
記其所知之大意而不使洪卿之遂無傳也洪卿二
男曰善長曰某一女曰某夫人王氏今丞相異國公
之子也銘曰

不以既與爲通不以復奪爲窮衆人之榮如埃隨風
有字其躬長短必終昭哉洪鄉安矣幽宮

將仕郎嵇君墓記

君諱居易字侯之家應天府宋城渡江爲上虞人高
祖翰林學士穎拒不獻張堯封文者也曾祖景中將
作監主簿祖立贈中奉大夫考諱琬朝請郎知袁州
君用袁州恩補將仕郎銓試入等未及進官以淳熙
十二年二月十七日卒明年八月二十三日從袁州
墓右始寧鄉宋家嶼附焉夫人趙氏余婦之異姓姑
也故來求銘余未嘗知君而視君之狀曰事親純孝
處已儉約有乃父風無子弟氣習喪袁州也毀甚骨
立因得風疾以死而已其辭方其事逸其美略使余

無所依以爲述也辭之五六反夫人重介其僕謂余
婦曰宣教平生辛苦旣無官爵且減年壽一家之恨
無復愬矣而葬無埋銘吾他日何以見吾夫於地下
汝善請之吾弗得弗止也其詞甚悲環聽者皆悲有
淚下者余於是重夫人之故以文字託其夫也其家
庭之傳夫婦之道必有可見者然媿夫終無所依以
爲述不能伸夫人所以託其夫之意蓋君之子曰榘
曰樗一女尚幼姑記以遺之使待夫榘若樗者長而
能考君之行以告將續書矣宣教即行太學正業記

宋杜君墓誌銘

台州黃巖有善士曰杜君諱椿字大年學以厚其質
不爲浮華枝葉之言其行推己以恕人無矯厲斬絕

之事其處家居鄉自以爲我士也凡爲善與義而至
於侵越其所守以涉於售譽取名之嫌者皆抑而不
敢行故常足其分而已然其久而人自化服蓋其質
之不可掩也試於禮部不中當特奏名因謝不出年
七十四而死鄉人嘆惜之淳熙十五年八月甲申君
卒滿三月二子燁知仁即葬君於善化鄉親仁里之
樊川而致其壻林鼎之述來請銘燁爲鄉貢進士鼎
余友也爲承議郎通判筠州余觀夫世人役於時之
好惡而終其身求以徇外之繩墨爲不足以卒喪其
所立者多矣如君之安於一丘而能自信獨樂耆老
不倦以盡其死是可賢也故稍采其平生之大意而
銘之君曾祖明組誼父舜卿夫人商氏徐氏銘曰

君嘗榜其居之堂曰遺安義取龐公豫名其兆以收
之之樊川而自號樊翁死命其子欽用深衣葬用三
月曰惟禮之從棟不使枯兮廩則不豐游于樊兮合
族宗君最老而命歌兮和者幼童嗚呼爾後之人兮
無墜此風

媛女壅銘

媛女始生能誰認俄病癘不省憶四年而天將絕忽
左右顧應答累累長榆溪下與其母訣余多險艱垂
四十矣初有二女連歲皆失之故與高氏頗自傷又
傷媛之難成也蓋媛以淳熙十四年七月二十八日
死明日壅錢塘門外寶勝寺後龍泉葉記

陳君墓誌銘

平陽陳巖字仲石自其成童智之所開師友問學而已年進志立習通性明服所知於家而宗族慕焉信所行於里而鄉黨賓焉意愈高力愈下督責其身不使一日縱於慢游也奉持其心不使一思慮雜於邪妄也訓於經講於禮者必欲周於事達於物不計事之異同時之先後也其可見者若此嗚呼巖也父之鉅子弟之任兄師之傳人出而從宦國之脩士也夫如木升而爲材可掄如玉琢而爲器可繅藉也夫不幸年三十有五淳熙十五年十二月四日卒明年三月葬於安仁其弟崇致其父及師之請曰願有銘夫悲哀其志意之不及於成就此師友之所以爲君痛也道喪久矣士不修其實職而皆以必用爲貴偶不

獲用爲憾志意之卓祗重累焉三代之時道嘗行矣彼家淑其道人有其善孰從而盡用之然則壽夭一也用捨一也君之自得以正其命宜有人之所不及知者銘曰

卹爾婦撫爾子父母之力止矣止而弗止斯石紀之

故朝散大夫主管建寧府武夷山冲佑觀周先生墓誌銘

先生姓周氏諱淳中字仲古及進士第乞監潭州南嶽廟教授全州以心喪去又教授廣德軍廣德之學自錢公輔洪興祖先生增制學宮教以義利先後人用知勸滿秩有咨其賢者共爲薦改官知台州寧海縣富人子育於伯父後乃愬父與貲不平傳獄累歲

矣先生使並處一室爲言鞠養舊恩可念也因相泣
不復愬知州索民久欠甚急先生爭不可又以故乞
監獄廟去朝廷將用之先生辭焉爲主管准西安撫
司機宜文字帥欲奏邊狀必請先生廼具還授茶陵
軍使茶陵闕遠故求之已而遂乞主管台州崇道觀
成都府玉局觀授准東安撫司參議官當上又乞主
管建寧府武夷山冲佑觀淳熙十六年五月己未卒
積年六十八階至朝散大夫先生温州瑞安縣人居
三港鎮之西初買廢山躬執鋤鑿燒地種木稍鑿平
爲宅既久則大竹長杉回合蔽虧綺嵐紺池煥霍房
戶先生出仕之日少退休之日多常終歲閉門花香
鳥鳴暢然怡適不問外事間行市上負販錯雜見者

驚異謂爲古人先生與人盡恭能推善遜強不使人
以其薄仕進爲出已上故行高而人不忌著文集十
卷春秋說約六卷曰昌齡者曾王父也曰贈宣教惟
良者王父也曰太宗正丞贈中大夫之翰者皇考也
娶林氏將作少監待問之女封宜人有四男子授迪
功郎新福州永福縣主簿補未命柎先卒材太學進
士兩壻曰劉用晦林必大孫男三人燾烈熙孫女二
人九月壬申櫻等葬先生於來暮鄉龜巖大宗正丞
以節廉重人恨其不得爲諫官御史先生仍祈退遠
利詭世無悔迄再不顯銘曰
凡仕之初豈異乎民超卑跨尊奴使厥神又於其間
突兀輪囷智不能周併傷乃身取物之殘眈睨嘖呻

勤拾涕洟味其芳辛吁嗟先生退以自珍冗不希榮
屈不望伸有來招之亦莫汝徇不以爲高所求者仁
異彼區區計伐稱勲如編群羽附諸堅珉我述斯銘
無情後聞

故太碩人臧氏

贈朝散大夫立君諱經字子常之夫人曰臧氏淳熙
十四年七月二日卒年八十七時夫人之子密以朝
請大夫直龍圖閣爲兩浙轉運副使上特厚賻賜之
十五年三月六日遂葬夫人于江陰城東啟山始大
夫葬城西四十餘年矣弗果合夫人及大夫皆江陰
人也大夫質厚而遜有冒奪其田者大夫知直在已
耻以訟自言因推與之紹興行經界法遽民尤憚役

大夫質不當募歎曰吾何敢鈎及鄰比以重難委人
耶卒默受役費幾盡其產其仁不忍校如此大夫終
諸子皆幼夫人悉罷廢故所治生事獨郭外田數十
畝曰耕此教若曹耳雖甚貧而能儲之積少以供賓
祭待問遺人不疑其力之不逮也察士之材否使其
子擇而後從夜必令執書從旁曰我婦人也不能知
書之義觀其玩誦反復清切不寐者深於學之驗也
道里中某子某弟成壞近事曰此我所知也又逆論
其遠者數爲危語以動切之曰我寡而爾貧使但爲
中人弗能振也其後龍圖中甲科仕歷內外矣夫人
每告以上技擢太過宜自警厲之意及龍圖治行暴
當世赫然爲名能臣其所平處欲周盡情僞時有縱

怒必使人樂其明安其政者無不孜孜言之也天下
高龍圖之名而未知夫人訓之勤也夫人既晚獲榮
養封秩龍圖又請移婦吳氏所得恩及慶 太上皇帝
太上皇后萬壽累至太碩人所迎置皆繁會地極燕
游滋味之適然夫人常不以爲幸間獨掩涕忽忽傷
大夫之不及見而已雖篤老猶自縫緝衣弊不肯更
有積輒散之曰豈無財之罪耶三子長早卒曰軾亦
先卒季龍圖也二女適湯季行湯大成孫曰壽雋脩
職卽新嚴州司方參軍壽嗣壽邁壽倩壽昌壽嘏孫
婿曰丁圻盧鵬南呂鼎從事卽新温州軍事推官趙
師端餘未行曾孫二男一女夫昔之履約蹈難奮其
名節已而門戶盛大子孫昌行迄爲世家者無不稱

其母之賢也夫人始寡居尤薄而守義益篤其子類
以成名是宜書矣而大夫尚德無競歿久而善愈報
可不併序見之亦以慰龍圖君之哀思銘曰
婺適其遇貧非其懼其義不毀有子以裕命秩厚之
年壽久之其究不留銘勿朽之

葉君墓誌銘

君諱權字元立生五十九年淳熙十四年十月庚寅
卒明年二月甲申葬其縣長壽鄉清名山原上君兄
梓之墓余所銘也家世鄉里故弗詳焉君三世二百
人四十餘室不別盤案而飭百年矣君爲是誦其兄
先一門之有無爲一身責非求富也及其盡力而無
私用天道地利而不巧故不惟自足又得稍溢其餘

借捐隣近之窮羸君之致富非有術也然後規處其
祭喪婚嫁使有經用分其子弟使有常職使不傲不
愚共家之業而皆達於學義則君之於既富可謂能
有禮且有文矣此君之所以助成其兄而嗣守其法
者也天下之家無必貧無必富富人之所願也然而
仁者不必爲爲者不必仁自古而然未嘗合也君之
事必爲而成矣成則難持大則難守惟志明者易遵
而法簡者不可變也使君之志而其弟子孫皆自
克其賢以如君而君之法不待如君者皆可以行之
也則葉氏之世常傳而其宗常一也豈有既哉始君
之兄死請余銘其墓今君死復以請余不能知君兄
弟而重銘之不辭所以勸天下之爲家者也君娶舒

氏三子之章之彥之奇女歸高椿年之彥毀容深墨
非乞銘之言不出余固愛之矣又聞其二子皆進於
善而能不止也然則君可知已銘曰
義而聚母撓仁而富必效厥銘勿表納彼窞

厲君墓誌銘

東陽厲詳自余居永嘉及吳也東西數百里來學歲
時不歸同席畏其專余間問詳豈有兄弟任事者耶
曰無兄弟大人之誨詳曰學惟遠而聞無狹師惟久
而業弗遜不淑其身不止故詳之歸不敢爾余悚然
知厲君有過其家者爲余言君不廣門巷不大屋宅
不營子利僅足而已言簡而志嗇退已而進物桑菓
蔬藥之列不亂蓋知自守者也余於是願識君淳熙

十二年八月某日君年四十八無甚疾而卒詳跣哭
公震澤絕浙江以斂十四年某日既葬使告余
曰先生將何以相之余重媿夫累詳而不及視君之
訣也且又知君願識君未果而君死也與之銘曰
厲顯唐世都督御史灌頂中興故存其址君名邦俊
元明繫字考及祖曾不逮于仕配惟吳氏壻也盧輔
幼女許嫁樂清夏魯君鬱所能請爲世知績功於儒
一子是貽懷德其鄉道遙之原匪往者辭彼來者言

翰林醫痊王君墓誌銘

王君紹興乾道間名醫法應得銘初君之子大受以
銘示余寧武軍承宣使張掄之文也大受言先求於
知樞密院黃公洽公謝曰張侯文高卒使銘之公簡

固在爾余嘉黃公能遜又極愛張筆大受拜曰願改
石以屬君余駭弗敢答而罷然自是大受見輒有請
輒弗敢答上即位之元年余參議于荆距讀銘之
歲八年荆去吳郡四千里友朋之問累月不至大受
數寄余書必言改銘事文曰吾弟素強無病一夕中
寒死人生危脆難保而亡父未銘八年之期寧廢合
耶余重惻然悲之嗚呼捨貴而用賤置巧而命拙大
受豈有利於其間哉君諱克明字彥昭饒州樂平人
生之乳以粥餌活遂得脾胃疾長益甚醫以爲不可
治君怒因自讀難經素問用意處藥宿病盡廖始以
其術行游江淮入蘇湖最後家烏鎮常數百千里赴
人之急賢卿大夫皆自屈與游鍼灸尤精診脈有難

知者必沉思得其要然後與藥則無不驗矣未嘗多用藥病雖數證亦繞下一藥曰此病之本也本除而餘病去矣亦有不與藥者要以某日當自愈有以為非藥之過者過在某事當隨其事以治之凡此類醫自好者之所操惟君能必離其言夫書醫以多愈疾為奇而君本豪偉痛古今喜氣節大受讀書能文又以其先大家多衣冠顯人持君發憤於庸醫為之耳煩微其事故今所記者僅數事至其治療之曲折又不能詳為可惜也魏安行妻風痿十年不起牀君施鍼而步履復初廬守主安道中風瘖不語旬日他醫莫知為君曰此非湯劑之所及也令熾炭燒地灑藥與安道其上藥氣熏蒸須臾而蘇虞使黑鹿吞過姑

蘇館病傷寒垂死部使者請君治之二日愈後從徐度聘虜黑鹿谷道為先排使侍君親甚君莫測也至趙州馬逸傷足墜石橋下谷秦其主以已之車乘之北方由是知君名從張子蓋救海州戰士大疫全活幾萬人子蓋上其功君曰吾非有戰功也辭不受王炎宣撫四川辟君君意有不樂謁英竟去炎怒劾君避事坐貶秩又從呂正己使虜虜接伴忽被危疾服君藥有間厚為謝君不肯以狀還國信所丹楊蘇著行金告君疾君始納之疾愈卒歸其金然則不專用是易衣食明矣始君以試中禮部累其官至額內翰林醫痊賜金紫贈父實為秉義郎母張氏封太孺人淳熙五年六月卒年六十七其明年五月夫人聞人

氏亦卒聞人秀州嘉興人有幹局事姑甚孝君好俠尚義不問有無而能治生教子繕園池屋宅以爲富者聞人力也是年八月壬寅子大中大受大春大雅大異合葬君與聞人於湖州烏程縣永新鄉義安里平山女嫁孔聞詩幼未行孫男二女二余既次君事而未銘也紹熙二年去荆過吳大受謂余卜改葬矣曰某州縣某山某年月日下大受又曰吾媿不知父之學近從人得一事焉胡秉彝之配病內秘腹脹痛號呼宛轉旬餘父往視之其家餘親客既集父謂胡曰吾使恭人疾愈而與於會可乎以半疏圓碾生薑調乳香下之俄起對客如平常銘曰古之聖智先知疾苦草木雜使陰陽參御物無非藥

待我而愈其言尚存有方與數後之用者視新失芥持平不效出奇則誤天疾王君因書自悟以身爲節意成尺度遇病必除莫名其故豈此獨能彼有弗慮憤傷未流以疏掩媿余友戴肖望嘗得醫於君每言其切脉用藥非今人之所能預也惜余不及見其人而但銘其墓爾龍泉葉撰

郭府君墓誌銘

紹熙二年八月十日東陽郭江改葬父于孝順鄉羅青所來言曰吾父兄殆不知君君宜知吾父兄葬得君銘乎君姓郭氏諱良臣字德隣婺州東陽人自曾祖感祖招父知常當其里中至君兄弟皆士人猶故不得宦達然肯分而能不衰故郭氏曰大由君起昔

周張二程考古聖賢微義達於人心以求學術之要
世以其非箋傳舊本有信有不信百年之間更盛衰
者再三焉乾道五六年始復大振講說者被閩浙散
江湖士爭出山谷棄家巷賃館貸食庶幾聞之君二
子澄江幼有異質君憐其弱不得遠去爲作好屋甘
餼招里中或他郡年與澄相長少者同處聘請知其
說者爲之師又間使澄出從大師歸而與其師學澄
靜而敏所論皆能記憶所舉發皆能推見所得非
一師爲之師者多自以爲不及也澄猶執弟子禮恭
甚與澄同學者雖得科第去猶故咨澄於是君晝夜
勞苦治生盡以其餘付澄爲四方師友費後數年而
君年五十二以卒澄甫免君喪亦死死時年三十耳

嗚呼君不獲盡壽以厚澄澄夭於年而不極其學斯
命也志則不可掩矣其後一人大師皆相繼死欲學
者不知所統壹世又或以爲諱昔之群萃者散士後
生求所向者莫與之適此余自涉事至今目所覩也
學實而已實善其身實儀其家移以事君實致其義
古今共之不可改也豈私好者能慕之私惡者能諱
之哉謂其與隆有所歆艷謂其衰壞有所簡薄蓋皆
過矣余傷學術之變感君與澄之志故因江之請而
叙之問江舊學之廬在乎曰池深而木寒食於學之
田曰歲別其租以待祭江之言皆飽練世故而不回
撓是足以繼其父兄矣則君之所恃以不朽者何獨
銘也君娶曹氏又娶楊氏五子長即澄也次江沔早

卒漢恢女嫁朝散大夫湖南運判張商卿承議郎淮
西江東總領司幹辦公事何庶修職郎建康府溧水
縣主簿魏挺修職郎王麟孫男八人女二人銘曰
學術之變重事也繫於君墓使後來者有考焉故君
之他善衆矣皆略弗著

郭處士墓誌銘

君姓郭氏諱良顯字德揚婺州東陽人曾祖感祖招
父知常郭氏之著於東陽久矣自浙以東數大家者
先郭氏郭氏未有爵位財不逾人而得爲大家何也
東陽舊俗以氣力爲雄帶刀東棍裹行道上失意輒
相讎殺庭訟視勝者歌舞賀之爾郭氏美其家用儒
學又知世所尊貴學之上者其有原本善士千里外

禮致託以子弟不專請鄉州先生也嫁女取一時名
人飾遣具從夫子所向不以族姓當對分毫揀擇爲
近昵恩愛也人急難求假必隨其力以應未嘗控避
游士過其家意無不自滿去而得路絕不復通雖其
婿與客多貴亦弗輕以事委也其敬賢知義有耻技
爲高明不見卑陋自君三世至君兄弟十餘人各有
門方略皆如此宜其雖不富未仕而望最著於浙東
有以也君尤篤軍貨直學知古事陳說世變持家大
約遵用父祖繩墨又自力其細小者親有孤女不能
行爲擇所歸餓者與食病者與藥死者棺殮閭里纖
悉一本惠利其卒小人自以失所依倚多痛惜之蓋
君於爲善離其性未遠心力所至不但馳走於人所

知者而巴君紹熙元年年五十四死二年九月十五日葬高塘周寅塢娶葉氏先卒三子湜洵溪女嫁修職郎前太平州教授葉挺從事郎前贛州司戶孫約支林郎湖州烏程縣丞葉知幾迪功郎新嚴州分水縣尉史彌念孫男六人女十人將葬溪以校書郎石君應之書來請銘曰願無沒其所長因具載郭氏事云今溪之羣從又數十人矣其相先以義相競以善流風成而意好熟孝慈友悌之行內合傳聞恂達之譽外昭然則郭氏之大未已也豈必合門而處同釜而食然後為善也銘曰大能用其家之律細能踐其身之仁允也郭君弗夜於聞

水心先生文集卷之十三

水心先生文集卷之十四

前集

章貢黎諒編集

安人張氏墓誌銘

余在太學與國子博士俞君烈為僚博士資厚而文發和而剛余慕而交之久矣他日博士以書抵余視其緘題有異於常讀之云云則以毋張夫人之狀來曰願有銘嗚呼吾知博士之賢而不知夫人教之至是夫博士不自言幾沒夫人之美是吾過已既發弔使且哭則與為銘夫人臨安人曾祖景初祖鉞父浹與博士之父承事郎寬居同縣為姻家博士大父以儒術起律家齊整鄉里敬重夫人張氏愛女也父母卜所宜歸以女承事夫人識過於材習見舅氏專以

學行成名承事業已知家事兩叔尚毀齒未畢夫人則旦旦洗面束髮矜紳之趣使尚學博士生而能言夫人自教誦蒙求孝經書出從先生夜歸就膏火親課其勤惰率鷄乃得睡既長立猶然博士後試禮部爲天下第一有爵於朝封夫人至安人俞氏之門光顯矣以狀考之夫人能順舅之嚴敬姑之親以義豐家合其孝慈所謂婦人之常德也獨於貴學若嗜欲終篤而子爲時聞人則識過於材所謂非婦人之常者茲其驗歟博士嘗宦不得意且外補俱爲夫人憂夫人時已病手足不良耳目聰明謂博士曰吾所以望汝何必今日博士因請以崇道觀祿歸養嗟乎夫人之教博士豈科第而已蓋又有名節之訓焉夫人

紹熙二年九月十五卒年八十五生三子璩將仕即先卒次博士承務即主管台州崇道觀次珙女適將仕郎王庭實高健進士戴思恭王伯容十二月二十一日葬下洪山從其舅焉銘曰孰不有子荷其榮祿夫人之荷夫人之告詔彼來者自作自成意實望虛尚斯銘

高夫人墓誌銘

夫人翁氏葬某將爲銘已復自疑曰古之婦人德善以位登功烈因事顯書傳所載固魏異俊哲非凡女子也屏梱內常事細行直不足錄今之銘婦女大抵依放之云爾外屬至親褒叙而已詞無抑揚則於銘尤難是夫人之美無以傳信於後矣自余爲高氏壻

頗得聞外舍事始在京師名南宅者 宣仁后家也
王侯貴盛冠天下逃亂轉客留居永嘉外舅勿鞠其
祖袍笏外無分焉夫人已歸則廢寺頽然外舅尉郢
上夫人遠不能至獨與兩女閉門課紡績自給由外
舅言 宣仁后則曰曾老姑而自渡江未有特錄高
氏者其仕與寒士等惟門戶調度異甚以貧故幾不
立夫人智能通南北之俗自文繡工巧下至炊爨煩
辱皆身親之豫筭有無乃具衣食外人所有不立毫
分異幸意饋與自己出惟恐人不我愜也每族里間
計較家事極爲退懦卑約示若無有人或頗忽易逮
其一旦設張豐大出人望外數等人皆驚不意以爲
何術能然直以爲勉強然爾至其久無不然以此終

其身蓋夫人知自力不望人挽合爲規曲折爲矩變
化爲度量世俗所謂生事家計皆絕不營要以僅足
而止所以相夫子之貧而不廢禮成夫子之廉而不
失義而已矣用是右家舊事能歲時舉行不廢自魯
王及 宣仁后親昆弟下咸寧郡王祕閣修撰榮緒
華宗中更墜落以一綫引千鈞喬木之萌生復見徑
尺夫人之助也始高氏既歸余余號尤貧高氏之能
勻享培薄均足內外使余尚自立於閭巷者皆用夫
人教余年益晚髮禿齒闕沿漢浮江栖栖羈旅惟不
足於養是謀獨夫人察而憐之非特以壻故愛也今
夫人不幸不老於壽以死豈惟高氏之不吊蓋余命
之窮也已夫人前數年遂知將終首飾履緣無不豫

備去歲余來蘄陽夫人送高氏至江濱有訣別語蓋知其不再見也悲夫夫人温州永嘉人歸外舅今爲朝請郎主管台州崇道觀夫人封安人子不愚不息兩女其幼嫁修職郎建昌軍教授包履常夫人紹熙三年三月某日卒年五十八十一月某日葬永嘉護國寺山嗚呼余銘夫人不敢依放古事不用褒叙常禮其實如此也未可知傳信於後否銘曰
岷微以興賴齊倫累貴而衰甚難嬪夫人摯剛又淑均量已所能自苦辛內爲儉卑外舒陳扶危出泰全舊門人或不足已餘分教成厥女歟我貧卓哉詩書章懿勲叙銘其實刊幽珉

徐德操墓誌銘

公姓徐氏諱定字德操泉州晉江人曾祖宥祖逢父澤贈朝議大夫朝議少孤母劉夫人挈之從呂氏因以所從爲姓五十年公不知其徐氏子也朝議且死以告曰即有立毋忘吾宗公憤泣終喪與二弟來行在約不取科名勿止及公仕爲宣教郎而二弟皆擢進士第矣始以其本末自言復姓徐氏公解褐授秀州崇德縣尉母喪不行歷處州吉州教授知邵武軍邵武縣幹辦福建路轉運司公事通判太平州知潮州還奏事謁病主管武夷山中祐觀紹熙二年九月丙戌卒年七十四官朝散大夫在紹武危與守爭辨數軋其不義幾得罪在太平之歲實淳熙八年火星犯南斗公以曆占之曰此歲飢而民流當自南而趨

北也郡扼江淮之衝可不備乎始未信流民果大至當塗采石之間疊餓駢疫暴露洶洶守不知所爲盡以委公公設次卧起造屋數百行食散藥須舟不時濟者皆歸焉畢渡不失一人宣州妖民胡木匠居麻姑山誘聚數千人守適罷去兩通判爭攝事不協事莫理盜乘間將犯城縛巡檢一人貫其耳以徇人情恐俱轉運使命公攝宣州公單車馳入境令曰汝等粥糜苦不飽謾相從爾非爲亂也能自首者無非與之粟衆咸從令胡木匠以半夜望西北有青雲起喏謂其徒曰言人之祥哉城不可冀也已而卒敗胡木匠亦幻以逃不獲潮之士豪吳亮者當沈師寇汀洲官軍合閩廣之人不能捕亮實誘以出有司抑其賞

不奏公爲之歎息看待過意月與殮錢甚多會汀嶺山寇復動稍稍及潮公議討之賊聞之曰是官能用吳亮者奈何因相與散去公安重儉節不以詞色娛人不以意氣憑物學博而要文約而費居閑教授學者至數百依經訓而言無心通臆暢之說仕宦平進不求出常調據法義以治無刑名貨利之功有所慘怛若已好樂不可銷釋有所執論發於堅毅不可悅奪也公既有以自守不媚於世世亦無能用公者雖然世之操縱方圓雕琢技能抗擲繳繞以赴繩墨磨錯椎鈍以就鋒銳死往生來不能絕也使其有益於道之治亂而貶性勞力以爲之猶曰可耳均之無益而彼富貴之幾何終磨滅以盡則與其毀闕而進不

如成全而退動而得於人之多不如靜而失於己之少也公其知之矣宜人鮑氏永嘉人也故公宅永嘉四子瑒迪功即汀州司戶駭早卒璣當受公致仕恩瑒賀今皇帝即位補將仕郎進士陳度迪功即徽州黥縣尉張炳進士萬與權三女子之壻也紹熙四年正月壬申葬公孝義鄉何奧村諸子使瑒來請銘余聞公在家時惟以朔望日謁郡守他官府曠歲不到殊不識其處參坐語未嘗及公事也今瑒等所論叙信篤固終始不懈其德矣可無銘銘曰

不耗其內以盈其外不虧其性以益其命尚不享其生豈其死而榮烏乎徐公此其稱

忠翊即致仕蔡君墓誌銘

故封忠翊即蔡君諱待時字元晦魁磊喜大節雖不得仕而家世豪族高在堂闔門骨肉百餘君尚未壯所以事上接下已能無一不意滿叔以居屋狹房戶多議欲分異君泣請曰某初孤所賴惟叔爾願終以事父者事叔叔曰隘不可容也君感涕累月不忍田貨更推遜迄不立券要治家剛明先賦輸平買賣多與少奪旬爲族人具酒食畢會君手潔樽易耐摘舉其行事以勸曰某善於某也由是人有所爲畏君聞之環白山數里暴力銷爽負販有實直惜乎君之所施者小也余與君之子鎬善每器鎬之爲鎬極謝不敢當間爲余言其詳曰非我之能吾父實教之鎬初爲武學諭適有執政與父舊故鄉人以賀父父笑

不應戒鎬曰汝謹自守無以利滅命也鎬果逐去則
曰我固知當如是也此復召而劾鎬者方陪國柄鎬
將避不赴父怒曰天子呼汝不以大臣為嫌汝不
誓死報上恩而暇自嫌耶鎬之接伴虜使也父問
曰汝行於國大事何所得鎬曰築瓦梁堰全修楚州
城皆不便而止使曰非使指疑未奏父曰傳不云皇
皇者華臣獲五善乎何得言非使指也急奏之鎬迫
回對五夜漏將上屬藁不能脫請俟送伴回父曰使
命事關國信有不如意國北門可復入耶自秉燭趣
鎬寫劄子已乃睡後鎬以上槩諭告父歎曰臣子之
於君父其義一也所知不隱我餘年豈待汝祿活期
汝者名節爾鎬又曰子一日嘗過我父自屏窺之曰

此可與友也汝善親之吾去汝歸耳且父憐我既仕
不應治生業特以歲入之餘使弟鍾為我權之頗益
買田以私我故我之所以能安於僻愚不慕勢利者
我父既不以養己者責我而又寬我兒女櫻衆之憂
故也嗚呼鎬誠篤厚者然不曰每事當推美於父余
亦信鎬之言不欺蓋其父子皆一時奇士矣君年六
十四以淳熙十六年九月二十一日卒十二月十一
日葬馴雅鄉與山與弟待用愛友遺命同穴異壙云
娶於氏封宜人子鎬忠翊即武學博士次鍾次榮武
學上舍生早卒六女得嫁者四婿鄭溥戴龜朋朱某
張壽也始鎬為君求余誌其墓余許之未及而鎬卒
余念鎬父子併死大則為國失士也小則其鄉無任

也豈獨一家之禍哉既銘博士又以銘君其辭曰
觀其宗族之際觀其鄉黨之際觀其父子之際

忠翊郎武學博士蔡君墓誌銘

君姓蔡氏諱鎬字正之初入武學以信義稱兩學生
不幸死輒請君屬其後事試屢入優等惡逼同試者
以疾避不試司業高之上其行及賜第上識其名曰
此戴幾先坊薦耶顧宰相別與好官君無所求以格
授鹽城尉詔特用君爲武學諭未幾自乞從軍上難
之曰三衙豈可以階級待學官不諭君以法裁諸生
諸生多不悅言事者用爲君罪劾去樞密院召君稟
議欲使賀虜正旦君聞之故逾期行差馬軍行司計
議官虜賀正旦來遂以君館伴當宴紫宸殿上患腹

暴下將就驛賜之虜使辭請俟上有問故事館伴非
上旨不過虜使位上今君過位諭虜使虜使固辭詔
改宴爲茶酒而已中官甘弁與掌儀謀併兒茶酒復
使君過位君以非上旨趣至再三不行弁怒諸於上
君請待罪上意解卒賜茶酒而罷復爲武學諭遷博
士充接送伴使時議築瓦梁堰浸地三州方四百里
曰可爲邊險調後煩擊君歸奏其不便曰是棄淮西
山外四州與野貽也淙河兩旁桑稻滿野家計成子
孫長矣又可魚乎且水沒楚州城柵損圻聚麀壯低
坐既皆有定處隨宜修補州郡常事爾今欲盡剗舊
土重築新城費直數百萬緡縱陛下不惜錢使軍
士剗平復疊捨一易造兩難俱有他變上悟爲量修

城罷築堰君念去親父求歸甚力執政惜之留爲賀
金國正旦使丁父憂服喪垂畢即召命未至以疾卒
年四十九君性安於善質有方整剛塞重厚喪利欲
知痛切義理所集趨前就之自事君父從友執侍妻
子馭下使人臨財當事余默考之無一不合使之治
民必爲仁牧使之治軍必爲良將君業墮武舉用之
有限若使爲士大夫亦莫量其所至也 壽皇聖帝
進天下以知兵故尤重武親教騎射程其力用武士
有一長必演而出之有司探上意故君爲學生而已
薦君當是時不担押便順張皇呼吸干沒速化而能
以實利害誠行已應其上如君者一二耳會約和堅
定無他警急所謂疆圉大事不過專對宴賄之問故

君之可傳載者止於如此夫以可致之材遭不好之
時與時之好雖勤而已之材不及是不足云已若時
與材好合矣其不須暇而奪之者獨年也雖然在君
之正其行如何爾年又足云乎哉始君十四世祖午
傳爲晉蔡謨之後自婺州來居黃巖白山遂爲台州
人曾祖產祖元之父待時皆不仕待時以君故封忠
翊卽君病革自書九數千言其詞多咎已過教子弟
以忠信孝悌而已且曰無求仕宦蓋不以年不足用
不盡爲其身惜也夫人鄭氏子曰淑曰滂曰澤曰湛
曰濟女四人未嫁淑走愬余於濡湏相見北關門外
父雪始融泥潦尺餘拜且哭曰先人臨絕以再世墓
銘託夫子今卜以某年月日葬某所非得子文不掩

也余義知君於其吊也遽不及誄因爲長言系諸銘
銘曰 人謂君學孫吳以發身兮乃能好詩禮而恂
恂曰是可載以爵祿兮不耀武而懷文不盡年可戚
嗟兮儻羞耄渠不爲之歡欣夫使人願其通而悲其
短兮豈不足以爲賢孰知君之賢兮在明大義於君
親約規矩繩墨以自嚴兮不決驟而橫陳挺球玉之
純美兮就巧琢而齊均驥之德實良兮非行王路而
後服馴木受地之正命兮枝葉華實皆成熟而蔚彬
聽天令以生死兮辨異端而脫幽淪相靈芝與醴泉
兮固突出而無因其偶然而瑞世兮亦或終闕而不
伸嗟君之自知兮不如我之知爲深伐石矢銘兮詞
不鳴鳴而悃悃何必貽後之人兮君乎我歆

陳彥群墓誌銘

彥群名季雅永嘉人姓陳氏質靈氣邁隨聞而思遇
見能述自高其材不樂師授時諸儒方爲制度新學
抄記周官左氏漢唐官民兵財所以公革不同者籌
筭手畫旁採衆史轉相考摩其說膏液潤美以爲何
但捷取科目實能附之世用古人之治可復致也至
其他察性命以繫矩奮豪傑以特興亦多微妙奇偉
非穎秀士親承其旨趣固莫能通君間獨詣學堂闊
視長揖與其先生弟子交論無所降人亦未之然也
異日州將薦君高等讀其書道熟如素講往往加以
新意出入上始大歎駭遂中進士第又中教官爲隆
興府教授未久再遭憂差潭州教授未得上君益閉

門盡抽古今文字且誦且索寢食失期度務爲周覽
遍學鉤得其要累衆所能連類敷繹併集已長然人
視君貌益冲然接對言語退就平實幾可親近然後
皆喜曰彥群能下人矣君得足腫疾煩痛自出請醫
醫云寒濕所爲也用附子七物湯飲加憤悶呼曰吾
何以不得食冷菓子耶家人信醫言禁不與無幾何
死年四十五夫天之賦子於君也瑰絕而不倫君之
貴尊其身也刻苦以求成浪波急疾高或滅嶠遠浮
數國而濟於深淵必將有以用之也而竟若此何耶
曾祖士真祖壽父裕夫人劉氏劉之翁名仲光字茂
實長者名士異待君不用子壻禮君無所成而歿歿
且無子以凡之子謙僧爲後茂實夫婦哭極哀後二

年紹熙四年七月壬午葬君於吹臺鄉白泉山師姑
井而謂余曰子非其同年進士乎銘非子烏宜銘曰
有巨木兮自寸草起行柯布葉翳空未已不畏斧斤
規就棟梁俛首梓人伊木之殃須其全材剝落盡悴
老幹獨存遠者千歲物生匪易其成孔艱天乎彥群
往即茲山

姜安禮墓誌銘

姜君諱處恭字安禮淄州長山人六世祖昭範名能
治春秋昭範之弟遵仕至樞密副使君曾祖朝奉大
夫筠避亂於台州臨海祖仲思朝散郎簽書南康軍
判官攝軍事討李成墜馬卒父訖從政即至君來秀
州嘉興始居之自大夫入南相繼官不進君九歲而

孤家尤貧大母父母皆散死他州不能葬而朝散旅於都昌佛寺四十餘年矣君營衣食治墳墓收拾諸覩見星出入其走都昌柩故無殯後爲僧堂也老僧以告君拙地數丈得之題誌尚新歸從左蠡小孤遇暴風繹斷檣折舟幾覆然後得裹葬于武康上伯巖山君曰吾可以死乎既而頗買田治屋不至富厚亦稍調疾勞授人於之如有餘者君雖不以科舉自達至於懲渡江凋落之後奮寒士單薄之習積無至有以立家室教二子輝却進士女適濟南呂濛有孫男女五人婚對及時門戶新成課其力致之難過於場屋偶然成事者遠矣余往來秀州十年間聞君名又識輝於太學欲見君不果輝將對集英策余疑之曰

子色間青黑何祥也君素有足疾加劇卒年五十九葬朝散從政墓西百步夫人龔氏贈諫議大夫夫家也已葬輝錄君詩百餘首示余求銘余讀之曰君詩清壯抑揚而不刻削以反今人之律樂稱人善而志意獨到蓋得古人之意可銘已銘曰

紹熙四年二月十八君死是年四月二十八日君葬嗚呼其詩則傳尚不亡哉

楊夫人墓表

楊氏婺州武義人嫁東平鞏濬鞏君死夫人年二十六子長曰豐三歲幼喑也始生鞏氏畏胡南徙以貧教授不自業人謂夫人當奈何夫人曰吾義寡鞏氏矣復何顧二子稍長盡賣房中物買小宅爲娶婦立

家室時發有大儒呂公夫人告二子曰爾學不成無庸歸也二子或經年不得見夫人既而先後登進士第皆爲時所知豐尤有文名夫人卒年六十八豐爲從事郎幹辦江東提刑司公事嶸爲奉義即知徽州歙縣事孫男四人女七人紹熙五年十一月九日葬長壽鄉大慈寺東塢與其夫之域相望云余每記義烏何懋恭言鞏氏之子豐弱冠爾論周秦以前事語言如冰玉亦可塵垢也然欲其少自屈嘗勸之曰子三歲而孤太夫人不行以俟子子亦從科舉乎於時余尚未識豐而知有夫人矣去年冬豐墨衰經旅于江下民舍甚久余間往唁之問所以來豐泣曰吾謀葬吾母冢上之表子爲則宜余曰無學術之傳無文

字之教而分義自明者婦人之大德也故能左右夫子而家道成世或爛焉華藻欲如關雎鵲巢則先之矣夫人未三十喪其夫不嫁終身訓二子使有立輩氏再振於東南由夫人啓之也里巷之女子能爲夫人所爲則微可使興辱可使榮而死生之道不愧矣紹熙五年閏十月 日朝請郎守國子司業兼實錄院檢討官龍泉葉 述

丁君墓誌銘

君姓丁氏名世雄字少雲台州黃巖人曾祖皓祖取承節郎監北恩州王于稅父軾進武校尉君少挾周禮應舉主司材之欲送高處坐不如式罷俄而校尉死無兼子弟君且誦書且誓家慨然曰豈天之與我

有限哉我非以家自沒者也即其居繁山帶水蒨蕙
成行起高堂温室朱綠照映而窮村陋墅煥然爲王
侯貴人幽竒閑麗之境君又曰崇飾將觀非實務雖
然寄情物表願思美人不如是亦不能抗身埃壙之
外也四方之士聞而往焉君親敬其賢有名厚資業
其窮乏鄉人有官私急難常借助之稅役或爲代輸
疾病請藥墳戶有以僞死乞歛具亦不較周年先下
穀直刻銘秤旁曰買物之權惟利銖兩者亂之耳凡
義舉衆力推其首必曰丁君世所謂好人行好事無
不曰孳孳也無絲髮公事足不出門藏屋以書教子
以師雅樂不淫賦詠有指昔君之同堂弟希亮從余
學每爲余言君曰吾兄甚善然所少者專一苦學耳

子何道誘之換其爲彼進其爲此於是時希亮年已
長自悔少學不力竭晝夜讀書爲文不啻如嚴父師
在旁程督之故言君如此余曰夫善有端勤勞其身
常若不足而爲善者善也子今日是也安樂其身常
若有餘而爲善者亦善也子之兄是也歸於善而已
不可易言也君年四十九紹熙五年六月十八日卒
慶元元年十一月初三日葬繁昌鄉温嶺西山王子
之墓十步初娶楊氏早卒今娶戴氏二男子木復三
女子皆嫁士人曰鄭楷徐良臣萬鐘云始希亮既以
其學少君君不爲變門內之集希亮輒謝不預二家
賓客亦難往來或疑君弟兄有間及希亮驟得疾垂
絕無妻子幼乃整衣危坐請君託以後事君泣曰弟

無匆匆他日戴氏爲其內君爲其外經紀請用過於希亮在時人又以此多君弟兄且曰不苟爲異同也木使來請余不獲識君追記答希亮語述而銘之銘曰手種之木家畜之書皆蓋尸之餘也爾後守之豈曰弗踰可以大厥間也

張令人墓誌銘

夫人諱幼昭字景惠姓張氏温州永嘉人歸陳氏爲中書舍人傳良之妻夫人父兄皆儒先生自幼陶染詩禮間事絕異於他女其夫有學行文詞經世之業遠近宗從登門請義通日夜歷寒暑室內常無坐處夫人獨挾一婢治爨貧甚糴米市薪行飯分茗皆令得潔饌有無未嘗使夫聞之新有田五畝夫之伯氏

繆也將繼室而不能具禮夫人曰鬻此田耳後夫宦頗遂不至乏稍經營兄姊及他親友或一日直取數十百萬錢夫人喜曰士方窮時欲有施與云云爲大言耳今而得酬豈非幸耶過洞庭管押者忽告曰某所行李有盜家人皇駭夫人笑曰即如是所失不過財物若貧即不失矣夫仕上皇力諫不聽乞致其仕下殿即行新天子嗣統急召使至俄復罷往來業業數月夫人率男女歡笑相隨曰以爲高則余不安以爲罪當逐則宜爾不信方術不崇釋老不畏巫鬼允其夫所欲向意行不曲折倣古不循俗夫人一切順承曰不如是是吾不能從其夫然而每曰以子之疎且易欲以其求知於天者使人亦知之乎宜諂

之衆也與夫閔士父士之品儔高下皆能言之夫所
與將夫人則亦與其偶相視遇如娣姒憂樂皆同焉
婦人之可賢有以文慧有以繫能淑均不妬宜其家
室而已至於儒者之意散闊而不續高遠而難攀自
篤信力學之士隨其分量所得毫釐有間苟不盡知
趨舍異莖輒相疵病乃能習見於房瑣安行於梱闥
墳簞應和如出一人窮達毀譽有以皆樂則夫人之
賢加於世之賢也夫人愛其弟特甚弟死久諱不告
過時而後哭之慟絕遂得疾慶元元年八月二十二
日且午曰伯伯何在吾今死不可不與別薄暮伯氏
至夫人曰新婦歸矣夫撫之曰得無記疇昔所得於
論語孟子乎頷之再三而瞑年五十封令人子師轍

迪功郎福州羅源縣主簿師朴承務郎女阿鬢適潘
子順阿晦適將仕郎薛師雍阿季阿福許嫁太學上
舍生林子燕將仕郎徐冲不弃不卒慶元某年月日
葬于某夫以書來曰吾夢景惠盛服出布惟問焉往
曰往見子謝意屬子銘也又曰常日有不樂未嘗破
聲色其女問何以能忍曰我豈無氣性者耶但寫上
墓誌不得故不爲爾然則夫人之期於後遠矣余何
足以銘銘曰一 同其夫之志意兮眇追古而逐今有
迂而不達兮有微而莫尋人所不知兮夫人知心嗚
呼所謂好合兮所謂瑟琴老至不惜夫也弗任山則
壽矣勒此崖陰

參議朝奉大夫宋公墓誌銘

公諱傳字巖老姓宋氏其先自閩徙溫平陽五世祖
爲郡都曹葬瑞鹿寺山居永嘉曾祖應昌祖仲彝父
上一字犯允贈朝散大夫公中紹興二十四年進士第爲
台州黃巖縣主簿郴州州學教授知福州閩縣江西
轉運司幹辦公事通判袁州授汝海制置司參議官
乞致仕紹熙五年七月丙子卒年七十官至朝奉大
夫娶潘氏贈宜人再娶徐氏封宜人子三人柎某官
據先卒權當以公致仕恩補官女嫁進士周嵩先卒
孫男女各二人慶元二年二月庚午葬州西山法果
寺山柎錄公始末如此題曰歷官次序來求銘而其
行事闕焉余與公善欲辭不可然不得其所爲銘者
以余所聞公精識內究人賢否事是非計慮利害潛

貫迎解刻皮澄滓絕去麤重內自翫悅未嘗形言間
微見一二言爾人與之處及衆論事其知公者視其
色上下已有所可否置不復敢論其不知者或鋒起
爭論忘失前後公固笑而不問也自鄭景望兄弟薛
士隆陳君舉持議精立號有芒鏗公居其間徐折衷
之諸公皆曰向某事某議於巖老意未然不可輕也
居官所至或事上官或從其僚其人往往有奮張鬚
髯稱憑託氣勢生事立威以自賢者公無不遜聽使自
爲之其人後徐寤媿公而已上官稱其某事能某文
善公汎答以他語或曰此倩人爲之耳官庭終日寂
然事日理民至於無訟而公不以爲治人亦不知公
之爲治也故世人之與公遇者多異公所爲而已然

莫能鈞致公以軒輊之者遂以此終其身人之不同
正邪賢不肖耳若甘榮願達崇爵厚勢則其大情極
志未有不同者願有得否耳其或躁或競或矜或銜
先已後人始以此得終以失之故靜節動鈍濟銳密
補疎若愚似鄙以爲如是則其於甘榮願達崇爵厚
勢可以保而勿失也顓孫氏求聞達之要學干祿之
術孔子告以先遠世患老子列禦寇教人以後其身
者固所以先其身外其名者固所以存其名也今巖
老極明極銳極智慮極聞識其居於世也則以鈍以
鄙以後以不及然而不甘榮不願達不爲崇爵厚勢
終於後其身遺其名人不得而知其子弟亦莫知也
是何道出耶豈其非揚非墨非莊非老不枝乘於道

之末流而近其本者或在是耶昔孔氏定古今人品
目至漢有月旦耆舊之論余既疑而未能決聊復序
公之大略刻於墓上使後之君子得以詳焉銘曰
稱事以責祿祿雖獲役也遠害而志利利雖全桎也
已蘊其高彼卑者自夸出也公所存乎吁莫測也

呂君墓誌銘

呂君諱師愈字少韓婺州永康人姿善治生不爲奇
術速贏轉化徒以儉節勤力能使田桑不失利而已
又方急時便已力教子允可以益其子之學無所吝
也故驟起家富於一縣而其子孫既皆深於儒寒苦
自課如未嘗富者可謂知本務矣世論常實諱貧而
文詆富所是非往往失事理之平余以爲果實諱當

取質焉若以文被詆亦不得辭何也呂君用一扇十年尚補緝之道遇墜炭數寸亦袖携以歸入其里墻無閑地陂無壞堤肆無傳徒人無侈服然則實諱貧者安得不視君所爲乎文之所以詆富非惡富也惡其與害富者俱也君致富雖纖微然遇旱飢輒再出糶子數千斛助州縣賑貸其知取舍蓋如此豈有所謂害富者哉能去之盡使富久而不厭此君子孫之責也君生六十五年紹熙五年正月十五日卒慶元二年二月二十七日葬趙侯祠西南山兩娶夏氏皆先君卒後夏氏與君同治生尤苦君自以且老失助哀之甚每憑其棺哭曰社某日醢臙某日釀吾婦所爲乎吾不忍聞也君竟亦死子三人約浩源五孫季

魯季殊季皆季懷季恂昔余過陳同甫同甫以所述夏氏銘示余因使余題其墓余笑曰吾字書不能分偏傍將安取此同甫滋欲必得余強許之同甫使其僕隨余至漁浦取書而去及呂君葬同甫之子瀨屢爲請銘曰先人之願也嗟乎余文雖陋使同甫在余得勿從耶而浩與源以辭接於余悲壯回轉皆可銓叙浩嘗有官轉運司貢其名自乞勿受以解父兄之獄其志又有足觀者遂銘曰人道多方舉要而言治生能富教子能賢呂君有是可以文傳

丁少詹墓誌銘

嗚呼學之難也質與性不合年與人不並幼而教之時至而不得成其材十且八九也况不幸失教者乎

不幸失教過其時乃能感勵奮發翹馳年循定性自成其材以收獨至之功若是者世之異材異質也蓋跨部綿國得一二焉雖然其若是豈徒然也天必厚之使有發於事焉使有施於時焉位叙顯龍使不與常人者同焉所以信夫學之難而成之於已廢者爲尤可貴也邇年而卒於逝成材而無所發始與常人異終與常人同若丁君希亮余所謂可哀者也希亮字少詹台州黃巖人曾祖皓祖皎父軻少詹生二十九年余遇之於錢塘聞人言自以爲高下能有辨也見人行事自以爲是非能有擇也拊躬誓志自以爲不至於所至不止也後二年余教諸生於樂清少詹始來人謂少詹年已尊老讀書有數而論議自許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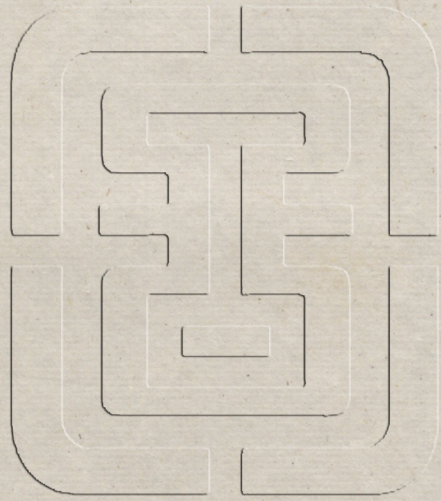
大相與背笑之少詹知而不愠也又明年變名字從陳同甫於龍窟同甫驚曰是人目犖犖神諤諤非安帖爲學徒者且吾鄉里不素識得非巖穴挺出之士耶既而少詹盡師碩儒盡友良士盡聞名言盡求別義常服補褐而食疏薄夜誦逮晨手抄滿屋縱筆所就詞雄意確論事深眇皆有方幅人於是奇少詹學倏傳文倏工淹識練智麤細並入彼幼而教之更數十年術業尚新者果非人力可及矣率以歲日二三留治其家餘輒僑山航海一夕竟去僧坊民舍隨所棲止雖在千里外家事伸縮不失尺寸紹興三年七月十一日卒年四十七月十一日葬嶠嶺之原娶於氏先卒四子簞林籍一未名三女長嫁宗室崇諫

二尚幼銘曰 余觀書傳士當晚成之後必垂功名
少詹乃獨無有故爲此銘冀以慰吾亡友云爾悲夫
慶元二年五月 日

姚君愈墓誌銘

余二十許客烏傷無所並游春時獨出蒲心寺蔽著
松檟間行吟繡川湖岸望山際桃李花踏祿蕪至郭
西門耕者方饑從而坐焉童子謂余此徑入煙起處
有姚秀才居之君愈曳破鞋出逆相視恍然如舊已
熟識者余爲之題詩石磴上往還彌年乃去時君愈
應科場學習詢賦銳甚然其風措孤鶩自絮不同物
若山人處士年饑不粒食蒸菘菜茄子啖之無鹽醯
邑人始但憂其貧不堪旣而以其久不屈稍聽向至

且老克有加行乞無妄求遂皆信重曰是可爲鄉之
丈人矣將死戒其弟棺前止須布帷一幅置尾爐於
案曰知我者自當來哭不知雖哭吾不對也又書告
余曰我能守義不辱子子能卒爲我銘則幸余曰諾
君俞名獻可婺州義烏人曾祖忠祖昭父輝年五十
七娶傅氏子遠遠連二女長嫁王某次許嫁黃某卒
之六十二日慶元二年十月辛酉葬於西山銘曰
資富而爲廉賢之所以選也倚吏而效威材之所以
展也是故非勢與利則貴名美實將無以自顯也若
夫以身爲義則雖無銖兩而可不羨也以全爲歸則
雖極卑賤而可不亂也聖賢之所自盡不與世同貫
也嗚呼子之聞此其無恨也慶元二年九月



水心先生文集卷之十四

